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方伎類

方技家有干支歌訣 方技二字始於漢，其在唐時，醫卜星相諸流皆入焉。惟醫為正當之學科，實未可與卜星相之迷惑社會者同日而語也。方技家首重干支，有歌訣紀之。所謂□干者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；□二支者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，方技家輒以之紀年月日。而自命博雅之人，又喜用《爾雅》闕逢旃蒙及陬月、如月等字，意義晦塞，苦難記憶。自有歌訣，頗為簡明。一歌曰：「闕逢旃蒙甲乙并，柔兆丙兮強圉丁，著雍為戊屠維己，上章二字乃屬庚，辛曰重光壬玄默，癸號昭陽□干成。」二歌曰：「困敦為子地支首，赤奮若兮厥維丑，攝提格則要推寅，單閼為卯義堪剖，執徐二字實辰龍，大荒落即巳蛇走，敦牂午兮協洽未，涇灘是申作噩酉，闕茂之與大淵獻，是維戌亥相居後。」三歌曰：「月在甲兮乃云畢，乙橘丙修義不失，在丁曰圉戊曰厲，在己曰則庚曰窆，辛塞壬終癸極名，《爾雅》月陽釋一一。」又五言歌曰：「畢橘修圉厲，則窆塞終極，自甲數至癸，月陽《爾雅》釋。」又紀月之歌曰：「正月為陬二月如，三月病兮四為余，五月厥維以臬號，六月由來號以且，七相八壯九為玄，□陽以下乃辜涂，正月得甲為畢陬，二得甲兮即畢如。」

西藏有豫言家

歐美有一種人，專於事前豫卜吉凶禍福，謂之豫言家。我國術士亦有能言之者，惟或驗或不驗耳。今西藏亦有之。其人每託為神言，歲至拉薩，豫言年歲豐歉及其他未來事，達賴喇嘛以下須就而問之。人民若令判斷一事，須酬金□太克，甚有多至藏幣一萬太克者。

紅教喇嘛之推算

藏曆，向由紅教喇嘛推算，凡是年所有各項吉凶，皆於曆後繪圖貼說，如內地《推背圖》之式。藏人曾云：前紅教喇嘛推定壬子鼠年藏中有刀兵之事，及康熙時藏中之亂，果為大軍平復，盡收其土。又繪一樹，一人守之，其樹已枯朽，人則往雪地。蓋以樹譬黃教，當自此不振，其人譬達賴，當永遠逃往外國也。

乾坤萬年歌

周太公望著《乾坤萬年歌》，其論本朝者云：「□八孩兒跳出來，蒼生方得蘇危困。【□八孩兒是李字，指李自成也。跳，讀作逃，乃逃走也。明崇禎甲申三月□七日，自成陷京師，思宗縊死煤山。五月，大兵定京師，自成敗，焚九門城樓，挾明太子、二王西走，世祖遂定鼎於燕，可謂前遭危困者。今則無事矣，故曰蒼生方得蘇危困也。】相繼春秋二百餘，五湖雲擾又風顛。」【二百餘，指本朝之國祚也。】

馬前課

蜀漢諸葛亮有《馬前課》，每一課指一朝，白鶴山僧守元解釋之。其論本朝者為第九課，○○○○○，中上。水月有主，古月為君。□傳絕統，相敬若賓。證曰：「陽陰陽，陰陰陰，在卦為晉。」解曰：「水月有主，清也；古月，胡也。」

推背圖

唐司空圖撰《推背圖》，凡六□象，以卦分繫之。其論本朝者為第三□三象為丙申，【巽下兌上。】大過。識曰：「黃河水清，氣順則治。主客不分，地支無子。」頌曰：「天長白瀑來，胡人氣不衰。藩籬多撤去，稚子半可哀。」此言世祖入關之徵，中有「順治」二字也。

又第三□四象為丁酉，【巽下巽上。】識曰：「頭有髮，衣怕白。太平時，王殺王。」頌曰：「太平又見血花飛，五色章成裏外衣。洪水滔天苗不秀，中原曾見夢全非。」此言咸、同粵寇事。寇不薙髮，俗呼長毛。所立國號，曰太平天國。其西不稱皇帝而稱天王，自餘亦皆稱王，天王為洪秀全。而其時又有苗沛霖之亂也。

又第三□五象為戊戌，【震下兌上。】隨。識曰：「西方有人，足踏神京。帝出不還，三台扶傾。」頌曰：「黑雲黯黯自西來，帝子臨河築金臺。南有兵戎北有火，中興曾見有奇才。」此言光緒庚子，八國聯軍入京，德宗奉孝欽后西狩事也。

又第三□六象為己亥，【乾下巽上。】小畜。識曰：「纖纖女子，赤手禦敵。不分禍福，燈光蔽日。」頌曰：「雙拳旋轉乾坤，海內無端不靖。母子不分先後，西望長安入觀。」此言孝欽后臨朝，德宗不得行其志也。

又第三□七象為庚子，【震下巽上。】益。識曰：「漢水茫茫，不統繼統。南北不分，和衷與共。」頌曰：「水清終有竭，倒戈逢八月。海內竟無王，半凶還半吉。」此言宣統辛亥八月，武昌起事，國運告終，南北言和，帝遜位而共和成立也。

藏頭詩

唐李淳風之藏頭詩，以對太宗而作也。其論本朝者，則曰：「天意如是。斯時人皆得志，混世魔王出焉。一馬常在地，弓長例成都，林易連水黑子去。其時文士家中坐，武將不領人。越數年，如喪國家，有八旗常在身之主出焉。人皆口內生火，手上走馬，頭上生花，衣皆兩截。」此言李闖、張獻忠之亂，世祖率領八旗將士入關，人皆口啣煙管，手有馬蹄袖，頭戴花翎，而行裝之衣，為馬褂與袍也。

梅花詩

宋邵康節有梅花詩，其論本朝者云：「胡兒騎馬走長安，開闢中原海境寬。洪水乍平洪水起，清光宜向漢中看。」此言世祖入關，定鼎燕京，後開海禁，與各國通商，有粵寇洪秀全之亂，而宣統辛亥八月□九日，黎元洪起義武昌也。

燒餅歌

明太祖在便殿，一日，食燒餅，方啖一口，內監忽報劉基進見，太祖以碗覆之，始召基入。問之曰：「碗中何物？」基曰：「半似日兮半似月，曾被金龍咬一缺。此食物也。」開視，果然。太祖乃問以天下後世之事，基歷歷言之。其論明末而及本朝者，太祖則曰：「朕有六百年之國祚，足矣，尚望有半乎？天機難言，何不留錦囊一封，藏之於庫，急時有難，則開視之，可乎？」基曰：「臣亦有此意。」遂歌曰：「九尺紅羅三尺刀，勸君任意自遊遨。闖人尊貴不修武，惟有胡人二八秋。臣封櫃內，俟後開時自驗。桂花開放好英雄，折缺長城盡孝忠。【此指吳三桂出關請兵。】周家天下有重復，摘盡李花枉勞功。黃牛背上鴨頭綠，安享國家珍與粟。雲蓋中秋迷去路，胡人依舊胡人毒。反覆從來折桂枝，【此指三桂歸順後復叛滅之。】水浸月宮主上立。【此拆清字。】禾米一木併將去，二□三人八方居。」太祖曰：「二□三人亂朕天下，八方安居否？」基曰：「臣萬死，不敢隱，至此，大明天下亡之久矣。」太祖大驚，即問此人生何方，衣冠若何，國號為何，治天下何如。基曰：「還是胡人二八秋，二八胡人二八憂。二八牛郎二八月，二八嫦娥配土牛。」太祖曰：「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，乃此竟有二百餘年之運耶？」基曰：「兩水草頭真主出，【此拆滿字。】赤頭童子皆流血。倒置三元總纜說，須是川水頁台關。【此拆順治二字。】□八年間水火奪，庸人不用水火臣。【此拆康熙二字。】此中自己用漢人，卦分氣數少三數，【此言聖祖在位六□一年。】親上加親又配親。」太祖曰：「胡人至此，用人水奪火滅，親上加親，莫非駙馬作亂乎？」基曰：「非也。胡人英雄，水火既濟，安享太平，有位有勢，時值昇平，稱為盛世，氣數未減，還有後繼。寶劍重磨又重磨，抄家滅族可奈何。闖人社稷藏邪鬼，孝弟忠奸誅戮多。李花結子正逢春，牛鳴二八倒插丁。六□周甲多一甲，螺角倒吹也無聲。點畫佳人絲自分，一止當年嗣失真。【此拆雍正二字。】泥雞啼叫空無口，樹產靈枝枝缺魂。朝臣乞來月無光，叩首各人口渺茫。【此拆乾隆二字。】一見生中相慶賀，逍遙周甲樂飢荒。【此言高宗在位六□年。】」太祖曰：「胡人至此敗亡否？」基曰：「未也。雖然，治久生亂，值此困苦，民懷異心，然氣運未盡也。廿歲力士開雙口，人又一心度短長。【此拆嘉慶二字。】時俺寺僧八千眾，火龍渡河熱難當。叩首之時頭小兀，姮娥雖有月無光。【此拆道光二字。】太極

殿前卦對卦，【此言咸豐二字。】添香襪斗鬧朝堂。金羊水猴飢荒歲，犬吠豬鳴淚兩行。洞邊去水台用水，【此拆同治二字。】方能復正舊朝綱。火燒鼠牛猶自可，虎入泥窩無處藏。草頭家上□□女，又抱孩兒作主張。【此言孝欽后於同治、光緒時兩次臨朝也。】二四八旗難蔽日，遼陽思念舊家鄉。東拜斗，西拜旗，南逐鹿，北逐獅。分南分北分東西，偶逢異人在楚歸。馬行萬里尋安歇，殘害女中四木雞。六一人不識，山水倒相逢。黃龍早喪赤城中，豬羊雞犬九家空。飢荒災害皆並至，一似豐登民物同。得見金龍民心開，刀兵水火一齊來。文錢斗米無人糴，父死無人兄弟擡。金龍絆馬半亂甲，二□八星問土人。蓬頭幼女蓬頭嫁，揖讓新君讓舊君。」太祖曰：「胡人至此敗亡否？」基曰：「手執剛刀九□九，殺盡胡人方罷休。礮響火煙迷去路，遷南遷北六三秋。可憐難渡雁門關，摘盡李花胡不還。黃牛山下有一洞，【此言黃為金色，金屬辛，牛在干支則為丑，一為劉坤一，洞為張之洞也。】

黃檗禪師詩

明黃檗禪師有論本朝詩云：「日月落時江海碧，青猿相遇判興亡。八年運向滇黔盡，二九丹成金谷藏。【此言順治。】黑虎當頭運際康，四方戡定靜垂裳。唐虞以後無斯盛，五五還兼六六長。【此言康熙。】有一真人出雍州，鵝鵝原上使人愁。須知深刻非常法，白虎嗟逢歲一週。【此言雍正。】乾卦占來景運隆，一般六甲祖孫同。外攘初度籌邊策，內禪無慚太古風。【此言乾隆。】赤龍受寵事堪嘉，那怕蓮池開白花。二□五絃彈易盡，龍來龍去又逢蛇。【此言嘉慶。】白蛇當道漫騰光，宵旰勤勞一世忙。不幸英雄來海上，望洋從此歎茫茫。【此言道光。】亥逐無訛二卦開，三三兩兩總堪哀。東南萬里紅巾擾，西北千群白帽來。【此言咸豐。】同心佐治運中興，南北烽煙一掃平。一紀剛周陽一復，寒冰空自惕兢兢。【此言同治。】光芒閃閃見災星，統緒旁延信有憑。秦晉一家仍鼎足，黃猿運厄力難勝。用武時當白虎年，四方各自起烽煙。九州又見三分定，七載仍留一線延。紅雞啼後鬼生愁，寶位紛爭半壁休。幸有金龜能戴主，旗分八面下秦州。【以上言光緒。】中興事業付麟兒，豕後牛前耀德儀。繼統偏安三□六，坐看境外血如泥。【此言宣統。】」

哲布尊丹巴之言

世祖入關，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，世祖問異日事，答曰：「我身不缺，我國不滅。」又問國祚，答曰：「□帝在位九帝囚，還有一帝在幽州。」當時且以為二□傳也。及德宗被囚瀛臺，宣統帝辭政，此讖始信。「我身」二句，蓋宣統帝御名下一字為「儀」，臣民固須敬避，惟當鐫刻書籍，於必不可避之「儀」字，則「我」字即缺末筆也。

李神仙豫知試題

山左有李神仙者，以技游京師。順治庚子鄉試，有兩生密詢試題，李笑曰：「公等皆道德仁義中人也，無庸問。」題出，乃「志於道」全章，二人皆中式。辛丑會試，又有以場題問者，李曰：「五后四可。」後首題乃「知止而后有定」節，果有五「后」字。二題「夫子之文章」一章，三題「易其田疇」二節，果有四「可」字。

水月老人論大蟲

水月老人，姓孫，名文，字文若，會稽人，明末諸生。入國朝，隱於杭，所居為梅園，在艮山門外之百步塘。老人性簡靜，一介不取，間為歌辭以自娛。問其年，輒曰九□。人以其髮盡禿，故呼之為僧。順治初，范忠貞公承謨撫浙，老人固預知之。蓋老人與其大父雅故，忠貞幼時，嘗撫其頂曰：「兒當建節吾土。」至是，忠貞奉母命，物色而得之，屏驕從往謁，尋為出俸修塘。時浙西多虎，老人輒語之曰：「山上大蟲任打，門內大蟲休惹。」忠貞尋奉命督閩，瀕行，老人誡之曰：「耳後火發時，須有主意。」門內蟲，閩也；耳後火，耿也，蓋指閩藩耿精忠也。康熙甲寅，閩藩變作，忠貞死焉。人遂以老人為能前知，爭趨之。老人避去，不知所終。土人乃改其居為水月庵，肖其像若僧，募僧奉之。

李道人能知未來事

乾隆甲午，有李道人者，自山東入京，人皆稱之為李半仙。朱鼎延少宰詢其子應順天試得雋否，李書曰：「有田皆種玉，無馬不成龍。」朱以為嘉兆。及榜發，解首乃田種玉，而末名則馬成龍也。梁尚書清標嘗邀之飲，同會六七人，請預道今夕事。李即書片紙，真燭檠下。頃之，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。俄有致書與梁者，發示無一字，翻閱之，字在東背。李因取紙出視云：「客所談者皆關公事。有送東者至，顛之倒之，大可笑也。」眾皆拊掌者再。

蔡必昌知川楚之變

乾隆甲寅秋，蔡太守必昌守重慶。一日，謁督部福文襄，文襄適征廓爾喀，因問此行休咎。蔡曰：「此次戡事必速，冥中僅造冊數月。後不數年，川、楚間當有大劫，冥中已造冊數年，今尚未已。」文襄詢以冊載姓名，蔡曰：「未來事不可預言。此中首領，似即畢秋帆制府也。」明年乙卯，果有楚苗之變，川、楚教匪繼之，頻年大亂，嘉慶甲子始平。

姚先生言休咎

道、咸間，京師有姚先生者，以課徒為業，冬夏惟一衲，與人言休咎，輒應。刑部司員如皋胡佛生喜談黃老術，聞姚名，往謁，願奉之為師。姚言：「君等受恩深重，當使天下人民共登壽域，修煉之術，非士大夫所宜道。」胡乃館姚於家，敬禮備至。然姚所論皆儒家事，起居亦無異常人。年餘，忽蹙額謂胡曰：「君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，奈何？」胡問故，曰：「阿本天狐，世無知者。三年前，余於酒後誤洩其隱，坐是欲殺余。然余善五雷正法，妖鬼皆不敢近，胡阿公所能害哉！彼無故動殺機，必自斃，三日內當有驗耳。」胡明日閱邸鈔，知阿果請病假三日，乃神之。至第二日，阿薨，胡乃長跪姚前曰：「先生果神人，願教我。」姚曰：「吾非吝此術，願識緯小數，學之無益，祇有害耳。且人盡前知，則人盡看破世味，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！」胡又叩長生術，姚曰：「自古談神仙者如恆河沙數，然費長房果在何處？洞天福地，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，一人見之，則神仙日在煙雲杳渺之中，反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。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，而向寂寞無聊之境，求杳渺無憑之仙哉？」胡服其論，轉叩治術。姚曰：「治術具在所讀書中，君固無不知矣，何問焉！」又曰：「世局關乎大臣，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？君宜為自全計，勿更與俗浮沈也。余師見招，亦當從此逝矣。」翌日，姚不知所往。胡謀得河工差出京。是年，果有粵寇之亂，京師米珠薪桂，有斷炊者，而胡幸有差，得不凍餒。

扶乩

術士以硃盤承沙，上置形如丁字之架，懸錐其端，左右以兩人扶之，焚符，神降，以決休咎，即書字於沙中，曰扶乩，與古俗卜紫姑相類。一曰扶箕，則以箕代盤也。又有人謂之曰飛鸞或扶鸞者，其實飛鸞與扶乩本兩事，混而為一者誤。飛鸞之耗費甚鉅，手續亦繁，先一年即擯擋種種，飛時亦須閱三四月始竣事。

新學家往往斥扶乩之術為迷信，其實精神作用，神與會合，自爾通靈，無足奇也。初亦有文人弄筆，自託於女鬼仙靈，久之則亦不期然而然。有《仙壇花雨》一書，多記降乩仙鬼唱和之作，《西青散記》亦多述其事。

陳朗生為乩仙

康熙時，有請乩於樅陽陶氏宅者，方縱筆，忽停。訊之，曰：「陳朗生過門。是人，狂生也，且俟其去。」又一日，醉臥，鄰人請乩仙至，自書姓名，則陳朗生也。朗生，名枋。

金聖歎為乩仙

金聖歎既死，山左有官署召仙，仙即聖歎，判一詩云：「石頭城畔草芊芊，多少愚人城下眠。惟有金生眠不得，雪霜堆裏聽啼鴉。」聖歎前身為杭州昭慶寺僧，死後，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：「吾前身乃僧也，常游歡愛河中，故有是劫，今脫矣，當為鄧尉山神。」

乩限韻賦詩

秦對巖宮論家有乩仙，時吳伯成制軍與祚方宰無錫，一日，訪秦，知其召仙，必欲觀之，秦延之入。時所請者，云是李太白。

吳曰：「請賜一詩。」丑判云：「吳興祚，何不拜？」吳言：「詩工，固當拜。」又判云：「題來。」適有一貓蹲於旁，吳指之，謂可詠此。又判云：「韻來。」吳乃限九非酒三韻以難之。丑即書云：「貓形似虎□八九，喫盡魚蝦不喫非。只因捕鼠太猖狂，翻倒牀頭一壺酒。」

彭定求奉乩仙

彭定求幼奉乩仙甚謹，父嚴禁之，終莫能奪。練籙既久，遂能通神，廢乩運腕，不假思索。始為詩文，繼為制藝，悉為佳構，棘闈獲雋，用此技也。康熙丙辰，計偕入都。吳大鵬與彭有舊，得其經義祕本，中有硃書「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」□字。及禮闈榜發，與殿試傳臚，果皆第一。

乩示戊辰試題

康熙戊辰會試，舉子某求乩仙示題，乩書「不知」二字。舉子再拜而言曰：「神仙豈有不知之理。」乃大書曰：「不知不知又不知。」眾大笑，以仙為無知也。而是科題乃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」三節。

李奉河託乩伸冤

陝西糧鹽道祖允圖事乩仙甚謹，康熙丙子，以襄辦試事出關，偶詢他事，乩忽書云：「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。」問何以至此，則書「我隨仇生入場，污其卷而出」□一字。祖潛訪其實，為之雪冤，適被召入京，未果。

乩示乙酉試題

康熙乙酉八月□日，有人於蘇州虎邱米仙樓請乩，問闈題。乩判云：「春秋之際，善惡分明。」筆少停，遽問其子中式否，判云：「數皆前定，風水成文。【水風井也。】」復問北闈題，判云：「悶懣懣獨坐無聊，唱徹相思調。只為如玉人【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也。】兒行遠道，強登高，停杯不飲，盼望佳音到。」復問浙江題，判云：「韻取□一真，啼出富春鳥。」後知江南題「子調子夏」一節，【春秋之際。】「言前定」八句，「有為者辟若掘井」一節。北題「吾嘗終日不食」一節，【故云悶懣懣相思調也。】「君子之道辟如行遠」一節，「禹惡旨酒」一節。【停杯不飲也。】浙題「觀過知仁」一節，「思儻身」六句，【皆□一真韻。】「民事不可緩」一節。【播穀，富春鳥也。】

北濠聖堂乩判

康熙丁亥，有人於蘇州北濠聖堂請乩仙，仙判云：「諸弟子劫到矣。」眾失色。又曰：「一輩不如一輩，天心難合人心。積年罪孽禍相尋，水旱刀兵疾病。」是年旱災，次年水災，以後旱澇不齊者五年。己丑，誅蘇郡通海寇謀叛者百餘人。而大荒之後，又有大疫。一名鏈條瘟，一家有疾，家家纏染；一名癩團瘟，病者皆腹脹如鐵而死。

乩示甲午試題

康熙甲午鄉試，秀才某求乩示題，乩書「不可語」三字。秀才苦求不已，乃書曰：「正在不可語上。」眾愈不解，再求明示，乩書一「署」字。再叩之，則不應。已而題為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」一章。

乩示庚子試題

康熙庚子，晏斯盛發解，馮詠第二。馮於未入場前請乩，問今科是何題，乩判云：「首題好似主考樣，二題不在《四書》上，三題爾曉得也好，爾不曉得也好。」初不能解。是科兩主考為李之望、鄂爾奇，首題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；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，」蓋禮樂與李、鄂音相似，故云好似主考樣也。次題「在彼無惡」四句，乃詩詞，故云不在《四書》上。三題「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」，即所謂爾曉得也好，爾不曉得也好也。

李敏達遇乩仙

李敏達公衛未遇時，遇乩仙，自稱零陽子，為判終身云：「氣概文饒似，動名衛國同。欣然還一笑，擲筆在秋紅。」旁小註曰：「秋紅，草名。」當時無人能解。後官直隸總督，方劾總河朱藻而薨，後人方悟朱者紅也，藻者草也。

乩答瓜子數

周蓼圃檢討在京，偶為扶乩戲，時供果中有西瓜子，或撮而問之，乩判曰：「三八之數。」開掌，則二□四枚也。復撮之以問，曰：「仍前數。」數之，則三□八枚。復撮少許問之，曰：「仍前數。」數之，則□一枚。

繆煥遇乩仙

繆煥，蘇州人，年□六，入泮，遇乩仙，問科名，判云：「六□登科。」繆大恚，嫌其遲。然年未三□，已登科，題乃「六□而耳順」也。

李玉鉉鍊筆錄

通州李玉鉉少時好鍊筆錄，一日，筆神於空中書曰：「敬我，我助汝科名。」李再拜，祀以牲牢。其後有文社之事，題下，則聽筆之所為。尤能作擘窠大字，求者輒與。李敬奉甚至，家事外事，咨之而行，靡不如意。社中能文者每讀李作，歎其筆意大類錢吉士。錢吉士者，明翰林錢憲也。李私問筆神，答曰：「是也。」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，多以錢先生呼之。筆神遇題跋落款，不書姓名，但書「藹藹幽人」四字。李舉孝廉，成乾隆丙戌進士，筆神之力為多。後官臬司，神助之決獄，郡中以為神。李乞歸，神與俱。李他出，其子方膺事神不敬，神怒，投書作別而去。

葉沃若降乩

楊樗園、朱斐園、毛靜山、吳翼堂皆拔貢生，在都，城冬杪，為扶鸞之戲。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，葉亦同年也，諸人訝其方壯健，未聞病逝，安得在此。乩言今年某日卒於涇。諸人疑信不能決，乩言：「君輩勿疑，猶記某年除日，在寧國學使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？」蓋斐園等在學使署閱文，交通之事，他人所不知者，於是信為真。閱數日，製文設奠，為位以哭之。未幾，聞扣門聲，則沃若披帷入矣。諸人避席，問何相逼之甚。沃若自謂計偕來京，方下車，為諸人致信物。因探懷出札，諸人乃相視大笑，具言其事。

劉大樞請乩

乾隆丙午，劉大樞將入秋闈，先請乩，乩判云：「王子兩榜。」劉不解，以為王子非會試年，或有恩科也。及丙午，中副榜；至壬子，則又中副榜焉。

張春和死於乩

乾隆時，武強有張春和者，拔貢生，年二□餘，美麗逾美婦人。時出觀劇，舞臺上下，萬目睽睽，咸注射之。有時婦人圍繞以行，致妨跬步，時人咸目之為潘岳、衛玠。後以癖好扶乩，有乩仙二人，日過其齋，相與吟詠倡和。其詩率為豔體，卷帙厚至盈尺。乩仙之名，曰紅霞，曰碧霞，皆女仙也。久之，不請自至。每晨醒仰臥，注視梁上，則有雙翹纖妍，著紅錦繡履，自梁墮下。俄又見雙股潔白如脂，不移時而全體畢現，笑面盈盈，暱就其榻。積數年，卒患癆瘵死，好事者曰，春和仙去矣。

童二樹生而降乩

童二樹嘗晝寢，適其友扶乩於小羅浮齋，二樹降乩，題詩數章，有「小春人在小羅浮」等句。友人大驚，急省其家，而二樹方欠伸起，言夢與諸公酬唱，述所作詩，與乩書不爽一字。

唐立之鍊筆錄

乾、嘉間，青浦有唐立之者，善帖括，雄視一邑。後得鍊籙書，虔誦講習，謂鍊久，可以廢乩運腕，不假思索，成佳構。以故晝夜寂齋處館，置諸事於度外。一夕，演法，有鬼臨存，首大如輪，兩眸炯炯，屹立不少動。驚起，踰垣以避，五內失守，自是不復循習。鍊此者謂須虔祀文昌帝君，乃能靈應。

乩示浙江鄉試闈題

嘉慶丁卯浙江鄉試，有人以闈題叩乩，批云：「內一大，外一大，解元文章四千字。」及出題，乃「天何言哉」三句。一大者，天也；內外者，題內題外也；四千字，則明指四時百物矣。

關羽示闈題

湖州荻港有純陽宮乩壇，道光癸卯浙江鄉試前，有人請乩，忽關羽降壇，群羅拜，求示闈題。乩書曰：「在白雲紅葉之間。」眾皆未喻，復求明示。又書曰：「吾不讀《春秋》。」乩寂然。群謂不可解。及入闈，題為「假我數年」二章，題前終於浮雲，後一章葉公問政。葉讀攝，必加朱圈，而題中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皆備，惟闕《春秋》，始悟乩語之隱切也。

彭剛直扶箕

彭剛直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，有蕭滿者，少負才氣，工為訟牘，然意在扶弱鋤強，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。中年以後，乃大悔之，改而習道家言，善敕勒之術，且好扶箕。其扶箕也，必與剛直俱。滿僅能焚符召仙，而運筆於沙盤作字，則皆剛直為政。其言乃剛直自以為之，然往往曲中問者之意，剛直亦不知其所以然也。久之，名頗著，有問休咎者，有以病求方者，幾無虛日。

衡陽有老吏，以其子婦病，求方。剛直假箕筆作一詩云：「無端惡疾到心頭，老米陳茶病即瘳。持贈與君惟二味，會看病起下高樓。」其人翌日來謝，果服老米陳茶而愈。滿愈自信，剛直則以為偶中也。

時衡陽縣令金日聲，浙人也，有孫甫三齡，偶病，使醫治之，醫授以方而去。如方具湯液以進，則其孫正熟睡，金之妻謂其子婦曰：「兒睡甚安，勿遽進藥。」乃使傭媪置之飯甑之上，欲其勿冷也。俄兒醒，命取藥，姑婦二人共飲兒。兒啼，不欲飲，強灌之，不能盡，視碗底，濃厚如膏。金妻咎其子婦曰：「我固命汝瀝取清汁，何乃如是！」其子婦訝曰：「曩已傾竹筴中，盡去其滓，豈猶未盡耶？」然不疑有他也。俄而兒大啼，顏色驟變，手足搐蹙，殆不可堪。疑為藥所誤，呼前醫詰之。醫曰：「吾藥雖不中病，何遽至此！」取餘藥審視，驚曰：「是鴉片煙膏也，不可為矣。」時道光中葉，鴉片煙猶未盛行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。金之庖人素嗜此，是日，適以鴉片膏一碗蒸飯甑上，與兒之藥碗大小形製相同，媪倉卒誤取之也。金大怒，趣召庖人，欲予大杖。金妻曰：「無益也。宜為兒計。」偏召諸醫，醫束手。或言滿與剛直善扶箕，能為人求方，乃使使者二人持柬往。其一人至書院，剛直固在院中，使者致命，剛直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碗，必無幸矣，辭不往。使旭固請，不獲已，乃曰：「然則當與蕭滿偕，今不知其人焉在，請與使者共求之。」剛直之意，以為滿未必即得，遷延一二時，兒必死，即無事矣。甫出書院大門而遇滿，不得不與俱。至縣署，則已設香案，陳箕盤，而金具公服鵠立以待矣。略述病狀，即請扶箕。滿焚符如常儀，金跪拜甚謹。剛直惶悚無以為計，手扶箕筆，不能成一字，但頻作旋轉之勢。金請苦益，姑連書「吾至矣」，書已，仍作旋轉之勢。滿見箕筆與常時異，亦自疑懼，左右顧望，汗出如漿。剛直愈窘，平日常用之藥，皆不能記，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字。思蓖麻子固藥名，然非常用之藥，不可輕投。展轉尋思，竟無他品。遂書「蓖麻子」三字於盤。金又請曰：「既蒙賜藥，敢問當用幾許？」又大書「一兩」二字，剛直亦不能作主也。金乃命人延二人至便坐小憩，且具食焉。食未竟，金出謝曰：「兒飲藥大吐，毒盡出，今無害矣。仙人之賜也，二君之力也。」

一日，剛直在書院中作文，而滿至，大呼曰：「速助我，不然，敗矣。」問何事，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，其主婦為妖所憑，延滿施敕勒之術，大為所窘，飛一石至，幾碎其顛，故欲與剛直俱往扶箕也。剛直私念扶箕偽耳，安足驅妖，不欲往。而滿固強之，乃與俱，然實非其志也，故行甚遲。中途，滿與言此婦居樓上，輒從窗中飛石擊人，肆中書籍皆為所毀，餘物亦無完者。一月以來，人莫敢往，往輒為所困。言未已，剛直大怒曰：「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，我必往除之。」奔而往。滿自後呼之，曰：「止，止，吾尚有言。」問何言，曰：「兩人偕往，氣稍壯耳。」剛直愈怒曰：「吾何畏之有！」徑叩書肆之門。門啟，突入，主人問姓名，不告，曰：「來驅妖耳。」即脫帽露頂，望樓上而呼曰：「妖能飛石擊人，何不敲吾頭。若不能者，吾且登樓，赫汝軀，拉汝幹。」樓上竟寂然。連呼不已，而滿至，見之，喜曰：「有勝矣，速登樓！」乃與俱登。婦在帳中，力持其帳不釋。剛直呼其夫曰：「劈之！」帳既啟，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。滿即取清水一甌，畫符其中，使其夫啟衾而灌之。婦飲符水，略不牴牾。滿曰：「飲此，神識當稍清矣，吾儕且扶箕。」剛直則假箕筆為處一方，略用丹砂鎮心、茯苓安神之品，授其夫，曰：「以此療爾婦。」遂與滿俱出。越日詢之，婦愈矣。

張忠武降乩

粵寇陷江寧，順流而下，勢若建瓴。蘇、杭為東南財賦之區，久欲圖之，所以不能飛越者，賴有向忠武公榮一軍為之屏蔽。忠武薨，張忠武公國樞繼之，尋以餉缺兵潰，殉難丹陽，吳越因而守。後有在師山扶乩者，三更後，乩忽大動，作二〇八字云：「轉餉徵兵不自由，甘將一死主恩酬。至今遺恨難消歇，□里牌前水不流。」眾知為張忠武降壇，叩問從何處來，乩判云：「偕向忠武閱海過此。」敬居天上何職，云掌兵曹。

陳子莊問乩

道光戊子鄉試，海寧陳子莊直牧其元時年〇七，闈前，偕二三友人遊西湖，至蘇公祠，見有士子在內扶乩，入觀之，其仙則呂祖也，方叩以科名事。仙答以儼語，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，陳固不之信也。第見人皆肅恭致問，姑長揖問之。乩忽奮筆大書曰：「爾，甲子舉人也。」戊子距甲子三〇六年，眾皆視陳而笑，陳亦笑而出，曰：「不靈。」乩復書曰：「至期自知。」眾追而告陳，陳又一笑置之。然自是，屢躋秋闈矣。

同治甲子，陳年五〇三矣，時在寧波總辦釐局。浙之粵寇甫退，尚未開科，陳偶憶乩語，輒笑其誕。至冬，左文襄公宗棠薦舉浙江人才，以陳魚門、丁松生及陳應詔。奉旨，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。次年乙丑，陳需次江蘇，聞浙江補行鄉試，忽憶乩言，乃請於撫軍，回籍應試。比至浙，則格於例，不能入闈，廢然而返，復笑乩言之誕。丙寅春，奉檄總辦天津海運，謁劉崧巖中丞，座客有言乩仙不可信者，陳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。劉沈思良久，忽曰：「如子所言，乩固可信矣。子非為甲子年所薦舉之人才乎？明明道是甲子舉人，何尚不悟乎？」陳聞是論，不覺恍然。

華若汀扶鸞

金匱華若汀太守蘅芳在滬時，偶扶鸞，下語不及禍福，但以甲乙設喻，描繪物情，多涵哲理，而歸宿於虛無。因彙成卷帙，題曰《紫鸞偈語》，蓋寓言也。嘗刊行之，後佚。

鸞樓

光緒甲辰夏，某邑設飛鸞壇於某會館，建鸞樓。時湘、楚、豫、蜀來者二三千人，均茹素誦經，壹志祝神之降臨。一日，神忽示以期，壇員遂各備香楮及屏幅聯對，然非壇員，亦有進紙索神筆者。及期，磨濃墨斛許，具新穎一束，製紙鸞一頭，排列樓上，四圍以紅縑架素紙，燒燭焚檀，光焰奪人。佈置畢，遂閉樓門。亡何而聞空際有笙簫聲，於是僉持香伏氈氈，震恐屏息。微聞樓上履聲窸窣，久之悄然，始啟關入。則前所架素紙，墨塗塗鴉，綠痕欲滴。字體皆無骨格，而得之者乃皆奉為金科玉律也。

周文逸扶乩

周文逸，陝之縣令也。久供差於藩署，苦不得一邑以自效，頗鬱鬱。一日，至王姓家扶乩以下之。是日臨壇者為呂純陽，詢何事，周以實告。乩忽大書曰：「五更殘月過褒城。【陝西有褒城縣。】」周喜曰：「余其為褒城令乎？」或曰：「子不久必有好消息。但云過褒城，非褒城也。」時在正月杪，俄而過端午矣，沔縣缺出，藩司即以周承乏。沔與褒毗連，由省至沔，必道出褒城。周抵任，正五月末也。

巫降神

巫有降神之術，嘗以之為人治疾病，覓失物。有延之者，輒紅巾裹頭而至，從以侍者二。入門，即踞高座，披髮瞪視。未幾而回袖作舞，侍者亟挾持之，乃以刀刮舌使破，噴血書符以焚之。至是而神降，有所問，即答，聲甚微，侍者為達之。語畢而更以舌血作符，焚之於室隅。若治疾，則又焚之於淨水中，使飲。久之而安坐如常人，則神去矣。

巫頂神

京津女巫自稱頂神，以看香頭為人治病，人稱曰姑娘子。鄉愚無識，偶有疾病，輒召姑娘子往療之。姑娘子至，即蕪香於爐，口喃喃作嚶語。俄而所頂之神下降，或稱白老太太，或稱黃少奶奶，或謂胡七姑姑，所立名稱，大抵婦女為多，故婦人易被蠱惑。至叩以神為何許人，則曰白者刺蝟，黃者鼯鼠，胡者狐狸，更有柳氏者，蛇也，灰氏者，鼠也。胡、黃、白、柳、灰，京津人呼為五大家。其治病之法，或給藥丸，或施聖水。病愈，則居功；不愈，則謗為命盡，人不得非難之也。

光緒時，天津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，女巫語之曰：「爾名在冥中，已書銅牌。越□日，當書鐵牌，則雖神不能為矣。今幸有□日之期，宜速禳之。」病者惟巫言是聽，大具牲醴，禱焉。一二日，病似小瘳，巫益自多，乃授以祕方，湯丸雜進。其藥率由巫配合，所費不貲，而服之無驗，病日劇，屢變其方以僥倖，甚或朝補而夕瀉，昨熱而今寒，不□日，婦果死。

巫送大落水鬼

巫有送大落水鬼之術，以紙人一，供於病者榻前之小几，上設酒醴魚肉之屬，焚香而祝之。至黃昏人靜時，乃請善飲者一人，與之對酌，頻頻勸酒，一杯復一杯，至無量數。既而忽曰：「悶飲寡歡，吾輩須尋一行樂法。」乃作種種詼諧語，鄙俚不堪。少頃，又曰：「此亦不佳，吾輩盍毋戰。」於是獨伸其指，喧呼不已。時別有二人，漸移小几至病室之外，而中堂，而大門，躡其足以行，若惟恐恐人有所覺者，陪飲者亦隨之出。既出門，則已有一船泊於水濱，於是復由岸上漸移至舟中，解維疾駛，速如激箭。陪飲者則仍與之對酌，頻頻勸酒不已。至四五里外曠野無人處，乃舉紙人而擲之，銅鈺亂鳴，撥棹即返。至家，則互相慶曰：「大落水鬼送去矣。」而於病者果有效否，不問也。

巫以鏡治疾

索倫之巫，能以鏡治疾，徧體磨之，遇病處，則陷肉不可拔，一振蕩之，骨節皆鳴，而病去矣。然此於近世之按摩術頗相似，未可以其假託神權而鄙之也。

南匯之巫多術

南匯女巫，有札仙、看仙、師娘、神婆、關亡婆、看鬼娘之名，或稱觀音護身，或稱楊爺護身，或稱雙瞳。一入病家，則手執炷香，周視室隅，或言城隍神在戶，或言牆蛇在床，或言北陰五聖喪尸諸鬼種種作祟。繼將病家祖宗名字與其一切陰事，【有沈某者，素為巫掉舟，述巫之能揭人隱，知往事，皆預以言詬病家延巫之人，或預詢病家鄰右，故屆時言之如數家珍。】及病勢之如何凶險，災星之如何禳解，鬼祟之如何驅遣，歷歷言之。病家詫為神異，至垂涕泣而求之。於是量其家之貧富，與議酬金，巫得以恣其欲矣。

司公撞鑼

湘俗患病之家，延巫至家祈禱，吹螺鳴金，口中喃喃作辭。傳言其辭出於遠古，率含騷些之遺聲，名曰馬腳，俗謂之司公撞鑼。至夕，扛神至各處，金鼓喧闐，奔走若狂，名之曰打猖。

打筒

閩人信鬼，自古已然。俗有操打筒行業者，巫也。凡抱病、失物者，咸問之。其人衣紅袍，執牙笏，書符誦咒，如道士。未幾，神附其體，端坐公案，口中故作不倫不類之官話，聲啾啾似鳥語，不可辨。旁有二人，東西分立，代宣其意。事畢，起，作盤旋舞，則謂神已去矣。

放口飛口

閩有放口之說，口字不知作何解，要亦巫蠱魘魅之屬。大率互仇而力不能制，則放口打之，以致之死。設所打之人不為所中，亦必致放者於死命。更有所謂飛口者，當口不中其人而反也，路遇他人，亦問有中者，則為飛口。凡中口，必忽得無名之異疾，醫藥不能治。然有專業解口者，能以術治之。中口者愈，則放口者亦必自斃，故非萬不得已，亦鮮肯放者，蓋放時已置死生於度外也。光緒時，嘗有一婦與其孀不睦，集怨既深，孀遂放口打之。時婦已有妊，忽得異疾，通體毛髮牽掣，毛竅中出血縷縷，而腹痛欲死。群知其中口，巫延解口者解之。乃淨一室，室不留他人，令以一大浴盆與病者，裸坐其中，背相貼，而神其用，一日夜而病者霍然若失，酬金不過三四千錢耳。放口之術，婦女輩間有自習之者，更有業此受人延聘，得數金即辦者。

鬼使

蒙古僧道而外，有所謂鬼使者，巫也。為其通人鬼之交，故名。其人頭戴布巾，而以尺許紅布紮頭，頭插續有鬼魅之小牌，身服青布海青，腰繫紅布帶，不襪而草履，手執牛角以吹，聲如篳篥。人有病，則延之以跳神，喪事亦用之。官署遇日月蝕及祈晴禱雨，皆令執役。

鬼師

貴州花苗俗以六月為歲首，以牛酒祭天。病不用藥，惟求鬼師，雖貧，必宰牲以禱。動作必卜，或折茅，或熟雞，且取雞之骨與腦以驗之。

川邊番人之咒

咒，番人所最重。咒時以佛經戴於頂，懼冥謫，終身不敢悔。

保保信師巫

保保信師巫，事無大小，皆諮之，吉凶禍福，俟其判斷。師巫保護土人。其占卜方法不一，有投木棒於空中，視其下落之方向而判斷者；有燒羊骨，視其灰燼之跡以知吉凶者。避凶事，則以竹片插鳥翼，投之屋上，以卜凶事所至之方，而屠牛馬羊以代之。如遺失寶器什物，窮搜不得，師巫輒馳使四方，召集土人，人與黑米一握，限以定時，令置口中，嚙碎吐之，米中現血點者，即指為行竊人。

巫以利刃加人腹

王文簡公士禎嘗於秋審時，見山西妖巫以利刃加人腹而咒之，云能愈疾。已而刃入腹，病者腸出而死，巫亦論絕。

巫拘蛇

乾隆時，有南客館京師，巫也，自言能拘蛇。其居停主人欲觀其法，不可，強之至再，允然。乃命竹工削竹籤百枝，長三尺許，鋸其兩端，如箭錐。至期，約主人及外客，以麻繩束竹籤，捆載而行，同赴西山石佛廟。踞石臺上，步罡書符，口喃喃作詞。俄頃，微風起，草中索索作聲，蛇果大至，先小後大，盤旋迴繞，有若錦者，有若花者，眾咸認為未見。最後布一蛇至，不甚大，遍體光黝如漆，昂其首，向前視客。客色遽變，憮然曰：「殆矣。」急書符退之。眾蛇皆散，獨黝黑者不去，吻舌張口，似有怒態。客披髮跣足，持咒，嚙舌血噴之，始去。顧眾曰：「君等可歸矣。此蛇來，與吾較法，我不可去，去則貽禍主人。」乃命眾人以繩束其身，捆於石佛背上，以所攜竹籤置手旁，促眾人去。

次日客歸，眾詢所以，云：「是夜風雨大作，蛇乘空而來，張口吸氣，似欲相吞。予望其氣來，乃以竹籤一枝投之，籤為氣躡入其腹。如是數□次，氣漸衰，籤亦將盡。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，蛇斃於地，風雨亦息。」

南寧巫能役蛇

南寧地卑溼，多煙瘴，蛇虺繁殖，土人強以其形名之，有草鞋蛇，作枯草色，扁如人掌；有圓蛇，如鵝卵，伏沙中，斑斕類文

石，一觸人氣，即暴長，皆能螫人立斃。有巫善持咒役蛇，可以招之來，揮之去。其施術，恆在夜半，先擇曠僻之地，列炬於其四周，裸體被髮，足踐二雄雞，拔劍劃地，喃喃誦咒。其徒四人環立四隅，分執鼓角鉦鉞。欲觀者，則各佩一符於襟，含一丸藥於口，潛立其後。倏而大小異蛇聯絡奔赴，繞地三匝，始去。

和坤解西域祕密咒

高宗訓政，稱上皇。一日早朝已罷，專召和坤入對。坤至，則上皇南面坐，仁宗西向坐一小杌。坤跪良久，上皇閉目，若熟寐然，口中喃喃有所語。久之，忽啟目曰：「其人姓名為何？」坤應聲對曰：「高天德、苟文明。」上皇復閉目誦不輟。移時，揮出，不更問。仁宗大愕，越翼日，密召坤問曰：「汝前日召對，上皇云何？汝所對作何解？」坤曰：「上皇所誦為西域祕密咒，誦之，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，亦當無疾而死，或有奇禍。奴才聞上皇持此咒，知所欲咒者，必為教匪悍酋，故以此二人名對也。」仁宗始知坤亦嫻此術，益駭，故俟高宗賓天，而即賜坤死。

巫治夜星子

有李侍郎者，從苗疆攜一苗女歸，年老老病，恆伏臥。嘗畜一貓，酷愛之，眠食必共。時里中傳有夜星子之怪，迷惑小兒，得驚癩之疾，遠近惶惶。一日，有巫姑云能治之，乃製桃弓柳箭，繫以長絲，伺夜星子乘騎過，輒射焉。絲隨箭去，遺人跡之，正落某侍郎家。忽婢子報老苗婆背上中箭，視之，已懵然，而所畜之貓尚伏膝下。眾知老苗婆挾術為祟，而常以貓為坐騎也。

巫以神石賈利

粵人信巫，巫每於路旁隨指一石，以紙纏其上，曰神石，僞僞即信以為神。如對簿公庭，不引咎者，見此石，即帖然自服，巫遂因以之賈利。

褚叟巫術

褚叟，宜昌人，善巫術，世所傳辰州符者是也。一日，上流來木牌數百，將經其地，諸少年強叟施術。叟不獲已，以墨染三箸，植諸江岸沙磧中，牌遽中止。保護木牌之某術士偵知叟所為，誓報之。未幾，叟忽失明，悟為某之報讐也，乃向空擲米，目疾旋失。叟更斷柳枝為千百條，剗其葉，束以繩，豎之屋瓦上，而木牌忽解。某急施術集之，顧堆積至高，而不得動。某益恚，徑趨叟宅，灑以飛沙，叟家人頓病，滿身發紅痧。叟噴以雄黃調和之醋，疾頓瘳，乃語某曰：「汝欲以毒術斃吾全家，安得不報！」即以手擊其背，某頓失常度，疾奔去，易舟歸家，巫潛身於缸，缸面覆巨石，戒家人薪其上，謂須薪五日夜勿絕。迨薪至四日，其妻慮其灼斃也，驟揭之，則某之背已出巨釘四，一尚留脊間。某呼曰：「命也！」遂氣絕。

陳五破巫術

有武人陳五者，家京師，厭其家人崇信女巫，莫能激悟。一日，含青李於口中，作患瘡狀，不語亦不食，呻吟竟日。家人視其頰之突腫也，恐甚，亟召女巫治之。巫至，降神，謂五之患素有口過，此特神道降罰，非倉卒可以解救。家人羅拜哀求，五愈佯作痛楚狀，以手作勢，欲家人招巫入視。迨巫近身，五突起批巫頰，吐李，使視之，巫大愧恨而去，自是家人無信巫者。

師婆為人禱疾

洛陽多叢祠，主之者皆婦女也，呼曰師婆，然率為詆謾之言，以欺罔婦孺耳。獨某師婆所奉之神，頗著靈異，有求者踵於門，輒如其所禱，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，師婆大獲利益。俞曲園太史之長媳樊氏，在其父河南太守署，日聞婢媼輩言其事。有一宦家婦以子病，禱於神，子病果瘳，將親往謝焉。師婆固辭曰：「神所居隘狹，不足辱夫人玉趾，可命臧獲執其禮。」婦不可，盛服而往。甫一展拜，有繫蹻跚從案下出，自此靈響寂然。

徐黃校巫術

黔俗尚鬼，有巫師，顧其術時有小驗，殆與催眠術相近。汴人徐某從其父在黔，受祕密教於喇嘛。已而商於鎮遠，聞有黃巫師者，以術稱於時，心易之。忽遇之於友人許，黃踞上坐，與語，倨甚。徐怒，乘醉語侵黃，黃拂衣起。友人強令徐謝過，黃終不懌，逃席去。一日，徐往城隍廟觀演劇，忽有自後摩其頂者，視之，黃也，方戟指向徐咄咄語。徐覺心動，力持之。黃招手曰：「來。」徐即佯為被迷者，從之去。黃顧笑曰：「爾亦有今日邪？」徐不語。至曠野，黃戟指曰：「止，止。」徐亦佯止。黃左畫曰：「此山也，汝見否？」徐不應。右畫曰：「此水也。」徐又不應。黃踟躕，欲反走。徐亟蠱之以術，引手結印，指其面。黃似微覺，亦以術相支拄，二人互為禹步禁咒。良久，徐斂袖跌坐草上，黃懼不脫，乃曰：「君亦知音，今請以兄事。」徐諾，黃自是一意與之交歡。

徐之為術也，不事符咒，蓋亦得默宗魔力耳。黃知之，意以默宗惟鍊心，心亂而術不效，乃與之遊於酒樓、妓館、博場、劇院，欲隱敗之，而徐不為所動。則又飲之於家，酒闌，黃介紹一女子使見，曰：「此舊同學鍾可人也，家東郭，其術優於吾，君可與談。」三人談久之，黃起，入內更衣。女姿態婉媚，徐亦美少年，於是談久而忘形矣。忽屏後一人狂笑曰：「徐君，今日何如？」徐方欲鎮攝，已不及，遽冥然，覺天旋地轉，如醉如夢，隱約見家人在前，又似有刀山劍樹者。久之，昏沉若死。俄而砰然有聲，乃驚悟，則可人猶在前，黃去久矣。徐自知墮其計中，而何以忽醒，乃詢之鍾，鍾則曰：「黃以我誑君，又以君誑我也。黃昔與我在苗峒，同學於某師，獨黃與我得真傳。昨言君之術過於我師，以此而來，不意黃陰行其毒。君既為所扑，復欲困我，我幸覺之，以先發制勝。黃既逃，我乃復以術蘇君也。」徐遜謝而歸。

巫以樟柳人售術

方夢園少時嘗從術士求術，術士乃以雕作嬰孩形長一寸許之樟柳人置瓦器中，裹以紅布，持竹箸擊器，則其中撲朔有聲。詢以願從否，側耳聽之，曰：「需使費。」費幾何。曰：「五萬。」蓋冥錢也，如數諾之。術士曰：「尚須鎮以五寶。」所謂五寶者，人髮、珍珠、金、銀、玉也。因出二碗，碗中一書陽字，一書陰字，曰：「以陽碗盛樟柳人及銀，緘其口攜歸，其四寶則鎮於外。以陰碗貯符籙及米，亦緘之。留肆中為之祈禱，三七以後開視，則指揮如意矣。」遂攜陽碗歸。越數日，往覘術者，已不知何往。亟返寓，啟碗視之，乃陰碗也。碗內書陰，碗底則書陽。前視碗內，未視碗底，故為其所愚而不覺也，四寶存而銀去矣。樟柳人者，以商陸根製之。商陸，亦作章陸，後訛為樟柳。

巫答人所問

有巫自謂事一神，或以事問之，但開所錄事目於紙，而封之神前，稍間開封，則紙中自有答語。有點者思奪之，乃與之暱，自言有異術，能隨意致錢財。巫弗信。一日，邀巫至市廛，歷酒樓茶肆，凡七八所。巫見其次第所費，悉取諸腰左荷包，屢罄屢滿，大異之，思互易其術。遂各為盟誓，既畢，巫言：「吾以所叩事目置神前桌屨中，屨甚長，作答者，乃隔垣一方有人為之耳，無異術也。」點者曰：「吾亦無異術，吾腰四圍繫荷包，錢皆滿，以帶圍屨轉，祇見出之於左耳。」乃一笑而散。

關肚仙

有所謂關肚仙者，亦巫屬，一曰討亡，亦曰關亡，婦女能之，俗謂之為靈姑。相傳鬼於生前負人之錢，則入其人腹中。其人藉鬼之力，為人招致亡魂，人必以錢酬之，償滿宿債，則鬼自去。有腹中僅一鬼者，有數鬼同居一腹者。鬼之初入，其人必大病，每食，必大嘔吐。俟鬼所居妥帖，由口出入，游行無礙而病始愈。其實屏氣詭為，非疾也，藉詭言以求食耳。

靈姑為人治疾

康熙時，淄川有靈姑者，能於人前請仙。問病者應服何劑，所遇何邪，游魂何地，空中即能答之。謂服某方可愈，禳何神可瘳，魂在某處可返，言之鑿鑿，不假於昏夜，不假於暗室，當面搗鬼，群皆敬而信之。細測其聲之所自來，則不在空中，不在口中，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。

陳以達善討亡術

杭州陳以遠善討亡術，凡人死有未了之事，其子孫欲問無由，可贈以四金，請作術。乃擇六歲以上一童子，與亡人之素相識者，命閉目趺坐，在童之背後書符於其項，符有「果齋寢烝八埃台辰」八字。其時命家人燒甲馬於門外，書畢，遂瞑目而睡，即見當方土地背負包裹，牽馬命騎，同至冥司，尋亡人，詢其生平未了之事畢，始蘇。

其術尤盛行於布政司署之房司。房司奉有土地神，相傳為漢蕭何。一日，方作術，童忽瞪目大呼曰：「我乃漢丞相蕭何，陳何人，敢以邪術而驅遣我，為童子背包牽馬。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，我不敢不遵。後如敢爾，吾將訴之上帝，即加陰誅。」然陳貪利不改。一日，復行法，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，見獐鬼提頭擲骸，充斥馬前，童驚駭而寤，自後遂不敢再奉其法。

陳不得已，復教以劍訣，命童子執劍，仍誦前經。土地復領至前所，童即舞劍，斫殺數鬼，眾鬼號呼，忽見空中金光萬道，眾鬼喜曰：「關帝降矣。」見土地揖於帝馬前，喃喃語有頃，牽童馬至帝前，帝諭之曰：「我念陳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教，故不忍即滅其法。汝可傳諭，以後倘敢再行其術，即當斬首。」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一下，童大叫而醒，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。久之，陳益貧，無所得食，潛於他處復行其術。

是年秋，夢至錢塘門外黑亭子灣，見木榜，榜其罪，謂當於九月三日受誅。醒後略不為意，稍稍白其夢於人。至期，有好事者欲驗其言，往陳家，見陳身易道服，遍體書符，口誦經咒，似將解禳之者。良久，忽大叫云：「被殺，被殺。」眾云：「汝尚能言，何以云被殺？」答云：「幸我魂多，斬之不死，然亦不能久延矣。」未幾，病死。視其頸，皮肉雖好，內骨斷矣。

肚仙招致煙鬼

慈谿有馮氏者，延肚仙至家，使之招致亡人。其人生前嗜鴉片煙，及至，即索之。乃為鋪設茵褥，如其生時，設盤於牀，盛煙於筒。俄氣縷縷出，似有人呼吸之者，不逾時，煙盡矣。

肚仙驅鬼

慈谿有王姓者，於粵寇亂時失其子，請肚仙探之。肚仙歸，曰：「此人為礮火轟死，今其鬼周身黑如炭，形狀醜惡，且久與諸厲鬼伍，儉停果毅，無復人理。生前之事，久已盡忘，招之入室，必將為禍，不如其已也。」而王必欲致之，強而後可。俄而肚仙云：「爾子已至，無一言，闖然入內室矣，不可得而問也。」是夕，王姓果大不安，一女一媼均暴卒。王窘甚，復求驅之去。肚仙云：「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。幸腹中有三鬼，併力驅之，或尚可為。」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，自內而外，久之始息。肚仙曰：「已驅之去矣，甚矣憊！」

肚仙召福仔

花縣凌福錢姬妾眾多，而僅有一子，嫡出也，名福仔，年五，以瘵死。其母思之切，召肚仙，欲致其魂。巫至，誦咒，喃喃畢，作呵欠狀，謂福仔來矣。家人就之問訊，巫謂：「九姨撫我善，將轉生，為其子。六姨虐待我，亦前生孽耳。」語至此，凌入而呼之曰：「汝果福仔乎？未死之前，師所講授之《孟子·盡心》章，能覆講否？」巫默然。凌曰：「覆講固不能，第背誦之。」巫又默然。凌大怒，撻之。巫曰：「幸勿爾。」凌曰：「吾撻子耳，何預汝？」巫大號，乃抱頭而竄。

就地滾召魂不至

有巫者名就地滾，能以術致亡者之魂。其為術也，先伏地，喃喃誦咒，誦畢，就地一滾，則亡者之魂附其身，與家人問答如生時，其術甚驗，故得是名，而其真姓名轉不甚著矣。一日，有士人託致其父之魂，良久不至。巫甚愧，往見其師而問焉，師曰：「其人之父，必大惡人也。」巫曰：「此亦儒流，未聞其有大罪孽。」師曰：「然則其人必生天矣。」巫請其說，師曰：「汝但能行召亡之術，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狀也。夫人之生也，為血肉之軀，其質重濁，故雖聖賢如孔、孟，有蟠天際地之學，神勇如賁、獲，有裂兕曳牛之力，而離地一步，即不能行。及其死也，此塊然之質，埋藏地下，而其餘氣尚存，則輕清而上升矣。大凡其氣益清，則其升益高，故孔、孟、顏、曾，千秋崇祀，而在人間絕無舛。蓋其氣已升至極高之地，去人甚遠也。苟有一分濁氣未淨，即不能上與太清為體，於是有赫赫森列而為明神者焉。其品愈下，則濁氣愈多，而去人亦益近。至於尋常之人，則生本凡庸，死亦闖穴，不過依其子孫以居。汝平時所一召而即至者，皆此等鬼也。若夫凶惡之人，清氣久絕，純乎濁氣，生前有形有質，尚可混跡人間，死後形質既離，便非大地所載，其氣愈沈愈下，墮入九幽，去人亦遠。吾始疑其人之父為大惡人，恐其墮入九幽，故非吾術所能召也。既非此類，則必其人之氣濁少而清多，已超然在聲臭之外，故吾知其已生天也。」

魯繹先使人人夢

國初，顧魯眉在京師，一日訪友，見一丈夫在旁舍，方焚香靜坐。友謂其術數甚精，顧未之信也。其人忽謂顧曰：「先生信夢乎？」顧對曰：「夢隨心使，然亦多恍惚，不足據也。」其人乃甚言夢之足信，且云：「吾術能使人人夢，但隨所欲，默禱於晝，夜即入夢矣。」顧曰：「試之可乎？」時顧尚無子，遂默祝焉。

是夜，顧夢一朱門雙掩，推之入，見數婦人，一瞽者，抱二小兒嬉戲。次日默禱家人安否，復夢朱門如昨夜，推之入，覺稍輕易，見父母及家人，笑語如平時。後隨禱隨夢，朱門殊無異於昔，而所見景物各異。如是五六夕，無不應者，始大奇之。問其姓，曰：「魯，名繹，字繹先，嘉魚人。」年可五許。屬顧慎毋洩，恐祈夢者絡繹也。別數年，忽寓書言顧家事甚悉，人不及知者皆揭之。又言：「君負才使氣，不聽吾言，恐有後患。後當待我於黃山之巔。」說者謂此殆西人催眠術之流亞也。

逸鸞與黃建剛鬪法

邵陽黃建剛嘗遊歐洲，得催眠術於德國某博士，能以手指人，呼之，人輒迷惘。嘗以其術眩於眾。遊日本，見日之催眠家皆兼按摩術，心大鄙之。出其術，日人皆驚，欲從之學。黃不可，拂袖去。

黃歸國，乃益驕，性放蕩不羈，即以術蠱婦人，由是為眾所惡。一夕，火其廬，黃倉猝挈其妻走，術不及施。眾佯不識者，曰：「此乘火為劫者也。」時黃手一衣包，即奪而執之，撻無算。其兄弟戚友輩力救之，得不死，由是貧甚。知不為眾所容，乃西走辰沅。

辰沅地僻而民好巫，黃至，更姓名，周歷苗峒，以巫自給，漢、苗多信之者，由是得饒給。年餘，苗民有雷姓者，家殷實，其妻病，乞拯於黃。黃往，有少婦絕豔，坐榻前，侍湯藥。黃睨之，心蕩，施術畢，陰以暗示動婦，遂行。黃所居去苗家不足里許，是夜，少婦奔於黃，將旦復還。少婦已有夫，行賈貴州，故黃得肆所欲焉。久之益肆，日蠱婦，令竊財物以來。婦積日漸有省，乃告人，謂此身往還都不自主，離奇倘恍，若隱有約束之者，不敢不從。少婦家人患之，知為黃，即以告雷。雷怒，詰黃，黃知其意。雷唔黃，不能出一語，良久，彳亍自歸，如不勝廷弱者。家人問之，皆不答。自是病，臥床不起，醫診脈，無病象。其家復延黃，黃要挾千金。雷家人不許，請少減，亦不可，無如何，聽之而已。

或語黃，雷家已入黔請祖師，祖師使女弟子逸鸞來，聞將與君鬪法也。黃笑曰：「我自文明國來，何憚此野蠻者為。」無何，聞雷病已治愈，於是稍稍疑慮，不更招婦至。然鬪法之說，久而杳然，雷家亦無消息。月餘，又萌故智。一日晨起，妻方曉妝，有美少年貿貿然來。黃方詰問，少年遽向黃妻招手，妻不覺從之行。黃大駭，亟逐之，兩人挽臂行如風，頃刻不見，喪氣而歸，則婦方與少年交頸於室也。大忿，急以手指少年，少年亦以目視黃。黃覺少年目光冷射毛髮，幾欲眩暈，知將中術，爰力持之，手不能舉，勉為支持。視少年，亦目光黯淡，如嬰重困者。於是彼此互競。約一時許，少年拍手笑呼曰：「君真好漢，今如何？」黃不覺退倚榻下，口噤不能聲。少年笑時，梨渦生頰，儼然一女郎也。黃大悟，然不能起，目送其去，日午乃蘇。以問其妻，妻亦言倘恍如夢，身不由己，幸不為所污。黃令祕之，而市中已遍傳矣。黃大窘，幸薄有所蓄，乃攜妻更他適，改行從善。數年後，復歸於鄉，鄉人亦安之。黃復入黔，求苗人所謂祖師者，竟不可得。

以重壓人

粵寇擾江右時，或避兵饒廣山中，見有能以重壓人者。如其人力任百斤，則叱二百斤壓之，立仆地，不起，徐命解之，云力過

倍，則殺之。以試獸類，亦驗。云犬豕之力，得人三之二，過此亦不任矣。時或寄重於案，能使壯夫數人，輿之不動。越日，寇至，眾逃。其人亦逃，群誚之，佛然反，禹步拒寇，術不驗，戕於寇。此亦催眠術之一也。

某能天眼通

天眼通，內典六通之一也，日人譯之曰千里眼，即催眠術之一。光緒時，慈谿有某者，於無意中得之。凡未來景象，荒遠動作，如在目前。然自謂生年不至三□必夭。嘗居室中，恍惚見屋廬火焚勢焰蓬勃之狀，家人倉皇急遽奔避號咷之聲，及四鄰吶喊鳴鑼奔救之事，而當時居室固無恙也。惟言於家人，使急圖遠避。家人嗤以鼻，不顧。越旬日，果不戒於火，其一切情狀，與先所內視者無稍異，於是人僉驚以為神。

有某甲者，虎而冠，為邑人側目。某先錄一紙卷貽之，戒以危急時則啟，毋妄動。後甲以逼死鄰媪故，被逮於官。自知無生理，乃憶向貽之卷，亟去封視之，則是案之供詞批語，六紳稟稿，按察詳部文卷，以及部中釘封，一一皆在。乃驚蹶移時，待死而已，後果然。

當是時，某以見庚子拳匪起難，及八國聯軍激鬪，兩宮西幸，人民遭難狀。自是對人無一言，日惟慟哭。家人問之，始略言其故。未數日，竟死，年僅二□有八也。家人檢其枕畔，有文一篇，而皆不識字，莫解所謂。越三年，拳匪果發難，其家中人乃取枕畔一文，與識字者觀之，則兩宮之自罪詔也。其時廷諭猶未到省，後取以相核，非特字意無異，並其款式、行數、紙色，亦無一少差，群乃至其墓祭之。自是香花供養，歲時不絕。其墓在淹浦塢下。

送尸術

西人之催眠術，能催生人，而不能催死人，能催數小時之久，而不能催至數月之久。而黔、湘間有送尸術，則以死尸而由人作法，進止聽命，可歷數月。似非常理所能測，與尋常尸變因有所感觸而然，或係一種電氣作用者，亦異也。

貴州商人採木為生者，每春水生時，輒編木為筏，乘之，直下湖南常德等處，將木筏析賣，乃遵陸還鄉。有病死者，道遠，尸不易回，同行者往往有送尸之術。然必兩人行之，乃有效。其術，一人導於前，一人以手持碗水隨於後，【碗中清水必加持符咒。】水不傾潑，尸不倒也。尸與生人無異，但不能言，其行步與生人亦微異。蓋人行則行，人止則止，純隨二人步趨。至薄暮投宿旅店時，逆旅主人見之，即知為送尸之客，必另備一房與居。【此種送尸人，時時不絕於道，彼處客店，每專備一房招待之。】二人睡於牀，尸則立於門側，湘諺所謂「三人住店，兩人喫飯」者也。將至家前一日，尸必託夢於其家人，其家則將棺木衣衾，預備齊整。尸抵家，則挺立於棺側，術人將碗水傾於地，尸立倒，須急為收斂，否則其尸立變，現出腐壞之形矣。【如已死一月者，尸即現一月之腐狀，餘倣此。】宣統己酉秋，六安楊寬夫客湘中，嘗於長沙城外親見之。

黔陽黃澤生軍門忠浩嘗駐軍川邊，一日，營外忽大譁，詢之，則云有人解死尸經過，尸能自行。乃出觀，則見一人持布旛前導，一尸直立，隨其人，惘惘而步。因呼止之，詢其所以，云：「此人旅死，不能具棺木，特用法驅之自行，歸就家以斂耳。」問何法，曰：「吾業此，安能以其祕告人。」問去此尚幾程，曰：「可四五日。」問夜宿時如何，曰：「置之門側可矣。」澤生使人驗之，果為死尸。時空營出觀，數百人皆見之。復詢土人，云：「此事常有之，不足異也。」

送魂歸陰術

光緒朝，吳興胡次珊孝廉仁源嘗從宦蜀中，其居成都時，市有售符籙書者，謂自藏衛流入。購得一冊，中有送魂歸陰符。欲試其驗否，商之於書僮，僮諾。乃令其臥於牀，牀頭有一几，几置碗水，乃畫符於紙，使浮之水面。俄頃，僮自牀躍起，奪門欲出，膂力頓大，不可制。更畫一符以解之，僮即倒臥。及醒，詢所見，則言忽至一地，見大屋如祠廟，有狀類胥役者，曳之使人。方撐拒間，忽醒，則身臥於地矣。事為胡之尊人所聞，乃取書焚之。

圓光

圓光亦屬於催眠術，有真偽二派。其真者，確有所見，人物皆可識，惟須請神送神，符咒多至數百種。神為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土地、城隍等。偽者則以鹵水圖人形於紙，噴以水而現形，即指為所圓之人，實不知誰何也。

其施術之時，案所陳設，為香爐一，燭臺二，並黏白紙於案，亦有磨墨或燃燈者。其人必南面立，口中喃喃誦咒。誦可半時許，以兩手摩抄而拂紙，即有若螢火紛紛散落者成一鏡，使童男女視之，能放光明，追攝人所未見之跡，一一畢現。占盜賊者即現失物之地，作賊之人，行竊之狀，窩賊之家，匿賊之所。大抵失物之地，則人所共知，其所發現，如鏡取象，毫髮不爽。若行竊之狀，窩賊之家，匿賊之所，則人所不知，雖曲曲繪之，鑿鑿示之，不足徵信。至所指之賊，必本諸人心所默猜之人。又有以之治疾者，誠匪夷所思矣。

駢藥道人能圓光

有自號駢藥道人者，光緒朝之諸侯老賓客也，知圓光之符咒，二□年從不一試。在江陵日，見當事者憑此治盜，為力辨其誣，請多方以試之，術遂不驗。旋獲真盜，則果非其人。

徐某以失表圓光

江陵徐某以失一時辰表，令術者圓光，所現之賊為僕李某，李不服，請更試。乃自延一術高者至，塗墨於牀，暨案上，焚符訖，命童子注視之。童子三，曾未一至徐家者，夜深人寂，言墨光豁然開朗，現一廬，圖書鼎彝之屬，羅列左右，迤東窗棧挂一表，大於杯，垂銀絡索，以盤金桃紅緞為囊，一一符合。俄又言見一黃袍人至，鬚鬢純白，恍若俗傳社公者。俄又言見一人面窗立，作籌思狀，繼作探手入，欲取又止狀。良久，乃摘而置諸懷，面向外，凝視之，則仍李也。李出，黃袍人尾之，三童子亦尾之。追見匿表所，其所歷途徑庭戶，實為沙頭市李之故宅。食頃返，已往還三□里矣。三童子雖口不絕言，而神色頓異。至是，則如夢初醒，氣微喘，汗涇涇下。李坐別室，狀亦憊甚，家人咸以竊表者為李無疑矣。

時徐氏有一婦，以產亡，未匝月，更令招致之。俄童子又言見一宅，有几有案，黃袍者復至，倚几坐。俄言一神人至，紗帽皂鞮，赤袍繡花，儀狀甚都。黃袍者起，延之上坐，然後退侍立。俄一婦人奉幃冉冉出，一童子曾識婦，言果婦也。婦歿時，童未之見，道其妝束，蓋殮時之服也。婦語，三童得聞之，他人不聞。童語，婦聞之，他人語，婦亦聞之。婦自言前生為江陵某里男子，所居宅面江背郭，門外有古柏，去柏東數□武，有巨石，以業賈，味同伴金，埋石下，故今為女子，至短折，報夙孽焉。若不信，則埋金所尚有坎，坎下置斷竹為標記者亦在也。又言卒之某夕，曾役某姥櫛髮訖，歸與父妾語，語甚長，不可殫述。婦母家故近，家人以問姥及妾，各言是夕果有是夢，與婦言符。其他述平生事，纖悉無不合。於是家人皆泣，婦亦泣。三童漫叩以竊表者何人，時神人色若不豫，婦懼，面神稽顙，顧家人曰：「小事耳，幸毋追。」家人誓不懲，止願得主名。婦囁嚅久之，乃曰：「實李也。吾去矣。」時李惟悲泣，不能作一語。明日，徐專使於某里某氏宅，發柏東石驗之，果有坎，坎果有斷竹，因益信竊表者為李。以前言，故置弗究。越九日，不虞有賊賣表於市，為隸役所執，蓋一無賴子，故與徐有瓜葛者，非李也。

圓光治劉氏疾

俞曲園長媳樊氏在母家時，其第六嫂劉氏忽病狂。僕媼輩以圓光者薦，延之至。先潔除一室，置大栲栳一具於桌，滿盛米麥，中置一鏡，四旁偏插小旗幟及箭。乃於其前燃一燈，膏盛燈明，光彩耀目。令三童子正目視之，令有見則告。童先見一大門，圓如規，門中室宇深邃，有一白鬚老翁在其內。翁所至，童輒見之，見其由堂入室，周歷房闔，望之了然，無有遮礙。俄而有一物，四足而毛，大如羊豕。翁執之，納一大缸中。術者先藏一小瓶於桌下，聞童言，至此，即以紙封瓶口，曰：「得之矣。」於是諸象悉隱。術者曰：「病者所苦，今已除，不日即愈。如不信，請以一事為驗。」乃又於桌下藏一物，使童子視光中何所有，童曰：「吾見有大錢二，大如車輪，一字而一幕。」發視所藏，果錢二文，一字一幕也。術者曰：「吾術不妄，即此可見矣。」樊厚贈之，不受，曰：「受人一錢，吾術即敗矣。」已而劉病果愈。問其得病之由，曰：「吾見一貓跳入室中，即時迷惘。」是則光中所見四足

而毛者，其必為貓矣。

梅某倩人圓光

川人梅某久客皖江，在六安州幕時，思鄉慕切，署有術士願為作法以慰之。先令酣飲而臥，戒眾勿驚，自坐其榻前，駢二指自畫左掌心，喃喃誦咒，呼□二歲識字童子諦視之。少選，童子曰：「掌中放光，圓明如鏡矣。」又曰：「鏡中現館舍，梅臥榻上矣。」又曰：「梅興矣，出門矣，水之涯矣，山之巔矣，升峻嶺矣，履坦途矣，抵屋一所，登門矣，升堂矣，入室矣，怪哉，怪哉！室中一少婦，憑几握管作書，梅笑倚其旁，拊其鬢而玩其字矣。」術士曰：「是矣，汝第諦視所書云何？」童一一口誦，術士另紙筆之，蓋其婦方作寄夫書也。須臾，書畢，婦緘疊完好，童以語術士。術士曰：「先生不可久留矣。」復駢指畫其掌，仍令童視之，則曰：「梅出室矣，出門矣，由坦途而峻嶺矣，又陟山而渡水矣，猶是入館舍而上榻矣。」童言甫畢，梅遽從榻上欠伸起，竟體大汗如雨，拭目歎曰：「奇哉幻夢乎！」術士叩其夢中所歷，與童所言悉符，因笑曰：「此真境，固非幻夢。君如不信，俟家報至自知。」未幾，家書至，驗之，果與夢中所見並童口誦而術士所記者無少異。

劉壯肅倩人圓光

合肥劉壯肅公銘傳任直隸提督時，一人善佛圖澄術，劉延之至署，其人喃喃誦咒，少焉，掌中大放光明，第一幅一人帕首腰刀，第二幅一人服仙鶴補，第三幅深山窮谷之中，一人斷其首。後壯肅轉臺灣巡撫，並加尚書銜，遂告病歸。

占卜有演禽之法

術家以三□六禽分配□二時，即生肖也。占卜有演禽之法，子為燕、鼠、蝠，丑為牛、蟹、蟹，寅為狸、豹、虎，卯為蠅、兔、貉，辰為龍、蛟、魚，巳為鱧、蚓、蛇，午為鹿、獐、馬，未為羊、鷹、雁，申為貓、猿、猴，酉為雉、雞、烏，戌為狗、狼、豺，亥為豕、雌、豬。本朝術家之於生肖，亦僅以生於子年者肖鼠，生於丑年者肖牛，生於寅年者肖虎，生於卯年者肖兔，生於辰年者肖龍，生於巳年者肖蛇，生於午年者肖馬，生於未年者肖羊，生於申年者肖猴，生於酉年者肖雞，生於戌年者肖狗，生於亥年者肖豬，其他皆不論矣。至豕與豬之分，則豕為家畜，豬為野豬也。

翻卦

占法，用八卦分陰陽排列，配以貪狼、巨門等九星，觀其爻變，以定吉凶，謂之翻卦。

擲卦

擲卦，古筮法也。筮法本用著，後人代之以錢。占時用三錢擲之，得一背為單，畫一；二背為拆，畫一；三背為重，畫○；純文為交，畫×。自下而上，三擲卦成，故稱之曰擲卦。

馬前數

馬前數為占法之一種，俗傳以筆作圈，中書馬字，四周任意作畫，以奇偶定吉凶。其法最簡，立刻可成，故曰馬前數。

前定數

內閣大庫中，舊存子平若干箱，曰《前定數》，庫鑰為典籍廳所掌。宣統辛亥春，有人啟視，僅存數□冊，篇頁零亂。玩其紙墨，乃明人所為。三□年前，某相國已取其大半去矣。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寫本，大都已往者驗，而未來之事不足憑。

蒙人之卜筮

蒙俗遇事必卜，卜筮之權，操於喇嘛，人民亦兼有能之者。卜有二法，一以羊胛骨【羊前腿大骨，俗呼喀拉把。】抹淨，手執骨之反面凹處，口對骨之正面，將所卜事由敘明，吐涎於其上之凸處，仰置火中燃之。去性後，輕取出，【防其碎裂也。】冷後，視其裂紋，以定吉凶。裂紋長而直者吉，曲而短者凶。一以巨骨殼三枚，【二黑一白，製同內地，惟數目之位置異，一與二相對，三四五六逆數。】置左手手燃之，口誦藏經：「喇嘛拉，甲不生吹哇，生甲拉，甲不生吹哇，吹拉，甲不生吹哇，根頓拉，甲不生吹哇。」念畢，置右手掌上，乃視其數之奇偶，以定事之吉凶。

軍師

貴州清江台拱黑苗之作事也，必以螺獅二枚置盆中，觀其鬬，以卜吉凶，每多驗，呼之曰軍師。

攝政王問卜

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，途遇一卜者，叩以吉凶。卜者曰：「吉，但恐不終。」問其故，曰：「得之者攝政王，失之者亦攝政王也。」王曰：「豈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乎？」卜者曰：「後自有驗。」王曰：「究竟天下是誰？」則又曰：「寡婦孤兒得之，寡婦孤兒失之。」王曰：「豈非我所有乎？」乃識其言。故至燕，既逐李自成，即迎世祖母子入京，意謂天命有在，且恐不能終局，欲以寡婦孤兒當其讖也。王本有自取之意，至是，竟讓大位而不居。迨宣統辛亥□二月，載灃方以攝政王當國，隆裕后率宣統帝遜位，蓋亦寡婦孤兒也。

陸麗京、孫宇台精京房學

陸麗京、孫宇台並精京房學，順治甲申除夕，各占元旦明晦。麗京決晴，宇台斷雨。次早，曠曠日出，晚即滂沱雨來，人咸異之。

宇台兼善潛虛，嘗與麗京同在臨平沈去矜家，一日宴會，麗京舉「之」字問宇台云：「今日當得幾客？」宇台應聲云：「之，□一也。」已而果驗。

黃某占柱僧之出

順治甲申夏五月，嘉興用里街徐圃臣在家，方偕友人閒話於中堂，聞堂柱膈膊三響，柱忽開裂，跳出一緇衣僧人，長二寸許，背負黃袱包，逶地疾走。眾皆駭愕，環而逐之，隨手攫得，啞然有聲，以漆盒緘覆之。移時聲寂，啟視，則化為燕窩，殘泥零落，他無所有。時天下初定，王師南下，所至歸命，禾人已改服雜髮矣。而人心搖搖，潛蓄異謀，適遇柱僧之怪，亟召術者黃某占之。黃響蹙良久曰：「此大不祥。夫僧者，雜髮之象也。負包而走者，無家可歸也。燕泥零落者，破巢之下無完卵也。吾郡其有大厄乎？」未幾，徽人入禾，倡亂舉兵。王師聞變，自閩反旅攻城。城陷，焚戮之慘，竟符前兆。

呂晚村占不速之客

石門埭溪有風雨庵，為呂晚村別墅。屋□數間，曲折有致。庭有紫薇，盤困離奇，古物也。晚村常夜出訪友，必三更始返，僅籠燈導之。一夕訪友，笑而告之曰：「今夕有不速客來。」問為誰，不答。再叩之，曰：「梁上君子也。」漏三下，門闔矣，有二人不得出，氣喘汗流，憊極欲死。呂笑曰：「蠢蟲，何苦乃爾！」賊伏地稽顙，哀求乞命，呂含笑釋之。蓋二人竊物出，覺非前路，亂山崎嶇，愈走愈遠，則以呂之預布奇門故也。

宋幼清精數學

松江宋幼清孝廉，直方副憲徵與之尊人也，精數學。直方生時，預書一紙緘付其夫人曰：「俟是子中進士，可啟視之。」至順治丁亥，直方捷南宮，開緘，則云：「此兒三□年後當事新朝，官至三品，壽止五□。」後於康熙丙午，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，至三品，丁未卒官，年正五□也。

幼清與淮南白某同年友善，白亦精數學。一日晨起，謂夫人曰：「今年九月某日，白兄當死。渠無子，我當渡江取別，為治後事。」遂買舟渡江。比至，白已候於門，迎笑曰：「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。」遂閉門，相對痛飲數日，至期，白無病而逝。幼清為治後事畢，乃歸，謂夫人曰：「白兄事已完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。」後果如期而卒。

陸宗贄因震雷而卜

順治乙未夏，南隴震雷起西北，摧東門城牆一角。知縣陸宗贄卜之，則云：「邑當有大魁天下者。」命修葺時鑿「龍門」二字

以識。及己亥會試，朱天襄錦果以第一人捷南宮。

萬年少代人卜筮

萬年少，名壽祺，徐州人，明末貢士。嘗衣僧服行淮陰市上，有日者他出，年少即其寓，為卜筮，得錢二千文，留之而去。日者歸，茫然不知所以也。

李神仙占卜奇中

順、康間，有李神仙者，利津人，占卜多奇中。霑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寓京師日，嘗問以前程事。李書一聯云：「洗耳自同高士潔，披襟不讓大王雄。」後半載，吉津以建言流徙出關，途次永平，有一秀才迎道側，自言貧苦求資助。詢其名，則高士潔也，大駭歎。及出關，一守備王姓，遠來相迓，因為誦聯句。王駭曰：「雄即某小字也。」康熙壬寅，詔許生還。一日，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展成太史，尤又駭曰：「此詩乃予昔年戲作《論語》詩中之一也。」

水碗卦術

康熙時，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，每至人家，輒以碗貯水，投白米數粒於中，即能知其家事。凡祖先之名字、相貌、年壽，一一不爽，間有一二字謬者，亦必字異音同，如「之」為「知」、「朱」為「豬」之類，一若有人預告之者。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，強執途人而與之言，刺刺不休，而室中之人，其言如見，否則一無所知矣。

方直之工射覆

桐城方直之，名其義，工射覆。客匿黃錢一，命筮之，方曰：「金體四文，既圓且方。流布天下，錢文為光。」其兄密之優於天官易數，亦以精射覆稱。

吳三桂以龜卜

康熙甲寅，吳三桂叛於滇南，駐兵衡州。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，大僅如錢，多歷年所，土人以為神之使也，敬而祀之，藏之幃中，藉以占卜。三桂妄希神器，擇吉祀神，展輿圖於神座前，默祝，視龜之所向。龜蹒跚循走，不出長沙、常、岳間，至雲南而止。三桂再三拜禱，龜復如之。三桂之徒黨相顧失色。故不敢輕出湖南，神告之，神阻之也。

劉泰齋筮得明夷初爻

潛山劉若宜聞滇南吳三桂之變，海內震動。時皖中大擾，民爭避出城，城外騷然。劉筮之，得明夷初爻，笑曰：「無能為也。其占不宜動，動必有災。」鄰人信之，皆不動，已而果無事。遠徙者皆中途被掠奪，大困而還。由是闐闐之間，皆視劉為安危。劉，號泰齋。

術士知牆圯

吳三桂之稱兵也，有術士精六壬，將往投之。遇一人，言亦欲投三桂，因共宿。其人眠西牆下，術士曰：「君勿眠此，此牆亥刻當圯。」其人曰：「君術未深，牆向外圯，非向內也。」至夜果然。

柳爾煥言事多奇中

柳爾煥，字子旦，長沙諸生，與人寡合。精太乙、奇門、六壬之術，言事多奇中。吳三桂犯長沙，勢張甚，爾煥曰：「此浮雲過太虛耳。」安親王招致之幕中，旋辭歸。川滇官軍有以重幣迓者，皆不赴。年七□餘，預書時日而卒。

段瞽目為胡昇猷卜

段某，漢中人，世稱之曰段瞽目。尚書胡昇猷官漢羌道時，會蜀亂，令卜休咎。段曰：「公，貴人也，官必至尚書。然目下有大厄，但須守正俟命。脫有憂患，某當任橐籥，雖危無咎。他日富貴，幸毋相忘。」未幾，王屏藩陷漢中，誘胡使降，不屈，王怒，繫之獄，將置極刑。段左右之，慰之曰：「公必不死，賊數盡，是公出坎之日，無憂也。」已而奮威將軍王進寶進兵漢中，王縊死，胡復任。尋內遷，官至刑部尚書。

蔡玉汝遇談易道人

閩人蔡瑛，字玉汝。以明經為粵東令，罷官不歸，流寓山寺。一日，遇一道人於酒肆，自稱秦人李坤，字果成，居華山數□年。蔡延至寺，與談《周易》。留五年，將別去，語蔡曰：「此後二□年，癸丑歲，汝必游京師，是歲□二月二□日，當局門，百日不可見一人，否則恐不免。某歲某日，當相見於房山。」康熙癸丑，蔡客京師，如所戒。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，都門戒嚴，多所刑戮，至二三月始定。又二年某日，忽有童子叩門，云：「師在房山相待。」蔡疾馳往，李獨立樹下，與語移晷，別去，云：「將歸華山舊居矣。」

方石卿善卜

方尚節，字石卿，淳安賦溪人，長不滿五尺，背偃僂，多笑，兩頰薰然，若中酒然。少入家塾，受經書，師講授時，輒酣睡不聽，語及卜筮，則意解。有道士者，不知所從來，一見石卿，即注目久之，曰：「是子風骨，當得半仙。」因授以郭璞《易洞林》，批卻導窺，開示方便，則喜心翻倒。自是遂習為卜，卜亦遂時得八九。游嚴州，依宋維藩為東道主，連歲或不歸□方春始和，必令占歲祥。一日，卜畢，忽呼奇奇，語維藩曰：「今歲當有人自天子所來召君，謹識之。」維藩驟然曰：「所以煩君卜者，姑以問安否耳。窮閭厄巷，與外間久絕，孰為我翰音登於天者？而有命自天，無乃為僞乎？」石卿曰：「書言之固然，謂予不信，則卦書不可用也。」是為康熙戊午。

是歲也，聖祖詔開博學宏詞科，有刁公子者，豪士也，與維藩為石交，石卿壯游時，糜維藩金錢無算，已乃別去，闕焉不聞問者歷年矣。會開制科，刁念維藩厚意久不報，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，以維藩名上，遂登辟書，維藩初不知也。辟至，乃歎其卜為神，遠近好事者爭延致之。

石卿能知足，非自致力者不以衣食。垂簾肆中，日可得千錢，則下簾。當春秋校試，決多士利鈍，巧發奇中，則傾城趨之，夜或申旦不寐，簾至累旬不得下。嘗有徐某令占，徐，石卿族甥也。既發占矣，乃寸寸裂之，期以旦日早臨，得為甥覆意之。詰旦，徐往，石卿為覆意之，則以卦錢擲地，曰：「余老矣，死期將至耶？何乃得此不驗語？昨占至不祥，於法當考下下。余疑非心齋，故筮瀆不告，特戒甥以夙興。而故兆復見，固有能文如吾甥而得下下考者乎？其鬼不神，吾將安仗，余殆將死也！」頃之案發，徐果考下下，自是名益諱。於人來占者，更相覆，奪至無著手處，則就占他所而付石卿決之。石卿決之，多非常所見，而如影應響。時為之語曰：「文石畫，石卿卦，千石萬石兩無價。」文石者，汪漢，以丹青馳譽公卿間，亦淳安人，因舉以偶方，稱兩石。方不善作家，亦自知命薄，不欲事生產作業，歲中所得錢，輒緣手散去。其歿也，至不名一錢。

方樸山曰：「石卿在族中，於余為曾王父行。亦頗言人祿命，顧多不讐。余墮地時，石卿謂暗合三奇，當鼎貴，而宿留不偶乃若是。初議婚吳氏，石卿以兩美必合賀，而婦乃中道夭。族子某生，石卿推日辰，大驚，謂與明之商文毅公輅脗合，因怪且歎，謂此積不善之家也，安得有是，得母日辰舛耶？」

鄭明暹精水仙術

淳安鄭明暹占六壬，然時時失之，去其鄉人方石卿遠甚，而所為水仙術，則頗奇。水仙者，人來稽疑，條舉件繫，自書黃紙為箋，復自緘訖，明暹乃為押緘上，並書符，火之。潔明水一盃，幕以布，端坐，口中喃喃然。頃之，水上有字隱起，叩無不答者，多作韻語。明暹誦之，授其人，或旁人代錄之。然水上字獨明暹見之，餘人不省也。過後多驗。雍正癸卯，方葯房銳意試三場，卜之水仙，水仙書□三字予之，云：「兔且走，龍亦飛，七九之間數不違。」葯房得之大喜，謂歲且卯兔也。時世宗初改元，故曰飛龍。辰亦龍祥也，而葯房以丙辰生，脫兔不距，飛龍在天，千里當不留行矣。然亡何而猝病，竟不起，以八月□六日奄逝。有解之者曰：「走且飛，言不久居此也。介七九之間，為八，以卒之月告也。盍七九而計之，其數□六，則并以日告也，故曰數不違。」

明暹幼為道士，坐事戎宿遷，遇道人，授以相墓田法及水仙術，使占墓田吉凶，曰：「子言之無文，可以筆札代脣舌也。」其後以肆耆歸里，遂行其術於里中。方問仙時，觀者如堵牆。

戚瓶谷自占歸期

德清戚瓶谷學士麟祥侍聖祖南齋有年，每祈禱晴雨，上命占驗，不誤晷刻。世宗嗣位，忽以事戍寧古塔，戚曰：「吾不能逆睹以及於難，亦數也。雖然，某年吾當歸。」及期，其第三子弢文宰連江，請於大府為之奏聞乞恩，果得歸。

劉祿善風角占卜

劉孝廉祿，康熙時之河南人，善風角占卜。聖祖召直蒙養齋，欲授以官，祿屢辭。後隨扈北征，餉乏，上命卜之，曰：「不出三日必至。」果如言。及從幸灤陽，一日，踉蹌至宮門，奏請速徙高處避水厄。時方晴霽，夜間山水驟發，果沖及行宮。又善風鑑，嘗謂張文和、史文靖皆異日太平宰相。壬寅冬，乞假歸省。至冬月望日，命家人製綾服，向北哭竟日。及哀詔到，正聖祖晏駕之二日也。

江慎修精卜筮

歙縣江慎修，名永，好窮經，尤精卜筮之學。著《周易釋義》六卷行世，其析理頗精，創三宮六宮之說，謂《易》中乾、坤、坎、離、大過、小過、中孚、頤八卦，皆無反正，餘可反正者五卦六卦，其實僅二卦八卦，合之成三六數。又謂河圖順生，洛書逆剋。嘗館同里某富人三年，兀坐一編，喜慍不形於色，一起居曰定數，一飲食曰定數。富人厭而辭之，欣然去。明年重九日，富人集客為茱萸會，江適過其門，富人邀之入席。江盡三爵，食二饅首，遂起辭。富人留，則曰：「定數也。」引富人至書室廚後，見有徑寸帖書云：「三年賓主歡，一日遽分手。尚有未了緣，明年九月九。邀我賞茱萸，酌我三杯酒。數定且歸休，只啖兩饅首。」

慎修平生不妄交，惟與同村程翁善。程亦精奇門者。一日，同醉歸，程曰：「月色大佳，盍乘輿入城乎？」慎修曰：「夜二鼓矣，入城且里，倘不及反，奈何？」程指道旁石曰：「此石今夜亦至城，何云不及也？」慎修笑曰：「誠然，惟此石明日始返耳。」旁觀異二人言，坐石旁驗之。俄有擔酒者以擔後輕，載石去。明午，果載回棄舊處。於是村中咸信慎修矣。

村有戴正者，負異才，過目不忘，聞慎修名，擔簪往學。慎修適他出，正徑入室，據案翻閱三日，盡讀所藏書。慎修歸，正師事唯謹。慎修問讀此間書未，正言盡熟矣。慎修曰：「能用否？」正曰：「未也。」異日兩人遊隴上，見黃牛與黑牛觸，慎修問之曰：「牛孰勝？」正曰：「黃，土也；黑，水也。土克水，黃當勝。」慎修曰：「不然。今於令為孟冬，於日為壬子，水旺，土斯廢矣。此理不可拘於一定，而學所以貴於化也。」已而黑者果勝。正大悟，學日進，名遂與慎修埒。雍正初，大吏薦慎修於朝，世宗召見，慎修戰栗不能對，乃薦正。正口如泉湧，剴切詳明，世宗大悅，問卿與師孰優，對曰：「臣劣。」世宗曰：「師優不對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師年耄，患重聽，若所學，固勝臣萬萬也。」上嘉其讓，賜翰林。

馬敬六占瓷器之碎

馬敬六進士嚴性淡泊，終身家食。精數學，朝風夕雨，推測而知。小至家用什物，亦預知成敗。家貯瓷器，歷有年所，戲占之，應碎於即日午刻，顧未明其致碎之由。置之案，自守之。適夫人呼令午膳，敬六注目凝視，無暇他顧。催之再四，竟若罔聞。夫人怒，揮器於地，碎至百片。敬六笑而起曰：「驗矣。」

徐念祖通王遁術

桐鄉徐念祖通王遁術，乾隆乙丑二月，錢嶼沙方伯問以得與春闈分校否，徐曰：「魁罡並到，喜氣非凡，意元卷出公房乎？」會元蔣元益、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。後徐宰蒙陰，有犯越獄逸，課之，謂當在治東三里外水草之交。乃率役追捕，行經小村，令役具餐，自憩柳下。遙見一池中有叢草，回顧有老嫗立簷間，注目向池，若意喻者。飭役投入池覓之，果獲。蓋犯立池中，手擎眾草覆其頂也。

李芬為兆文毅占

李芬，泉蘭人。少孤貧無依，因入行伍，從定西將軍兆文毅惠平伊犁，擢千總，為行營傳宣。方大兵之征回部也，未抵葉爾羌，遇賊首霍集占，率眾掩至，環營積土為城，城高三丈許，外濬深壕，削木為槍，林立壕底。賊踞城施礮，晝夜巡守，而大兵遂無一人得出。逾月，糧且盡，兆束手坐帳中。李進曰：「兵饑矣，將軍盍急以糧濟之？」兆怒曰：「若知無糧而故倡斯言，欲蠱軍心耶？」李曰：「軍自有糧，不取耳。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，請遣兵發之。」兆曰：「掘地無糧，當以軍法誅汝！」姑試之。乃命家僮曰六三者，荷鍤隨李去。頃之，二人握米以獻。兆大奇之，促往掘，果如其數。因問他處有之乎，李曰：「西北角尚有二千七百餘石。」亦如言，無毫髮爽，眾皆驚歎。兆詰其故，曰：「以占得也。」兆曰：「何日出圍？」李曰：「占之矣。某日援兵至，次日當潰圍出。某日大功成，將軍當進封公爵。」已而皆驗。

伍纂為黃士簡卜

伍纂，武陵人，卜休咎如響。提督黃士簡嘗失金，使卜之，曰：「金未出署，明日必見。」如期，果得之於書室東北隅。士簡乃令並卜盜金之人，纂不可。

陳文恭為王文端卜科甲

臨桂陳文恭公宏謀精易學，占休咎甚驗，然不輕卜。撫山西時，韓城王文端公杰客其幕中，乾隆己卯，將旋陝鄉試。文恭先夕潛為之卜，次晨，告文端曰：「子此行必售，余已為子卜得佳兆，且知名次之高下矣。」文端固請示之，文恭曰：「余書諸箋，緘存某幕客手中，待君捷後驗之。文端就試，榜發，中副車，仍至館，謂卜不驗。文恭曰：「息壤在彼，可證也。」因問某幕客，索觀拆封，則有「中式副榜第八名」七字，文端大奇。次年庚辰，舉行恩科，復歸試，乞再卜。卜後告之曰：「今科正榜無疑，但似元非元耳。」迨榜發，中式第七。是科解元為雷爾杰。蓋文端名杰，與解元名稍雷同也。

辛巳春，文端入都應禮部試，復先期為之卜，語之曰：「此行必可連捷，然萬不宜得會元。儻中名以外，則大魁可必。自此前程遠大，福壽無量。」文端謝曰：「杰年四矣，敢妄想耶，公其善頌善禱乎？」文恭曰：「有數在，決不誑子，子其勉之。」是年春闈，文端中第一名，廷對果第一。後官至東閣大學士，享全福，臻上壽，果如所言。

姬南唐言多奇中

永濟姬南唐好五行陰陽之術，所言多奇中。嘗游河濱，眾漁者方觀波紋上下，乃指正北，語之曰：「往此必有獲。」果一網得巨魚。媼家殯有期，則曰：「果以是日殯，恐有火厄。」及殯，火猝發，廬舍盡焚。

李璇以物卜

乾隆中葉，甘肅有參將李璇者，自稱李半仙，但視人一物，便知休咎。南昌彭文勤公元瑞與沈雲椒同往占卜，彭指一規問之，李曰：「石質厚重，形有八角，此八座象也。惜為文房之需，非封疆之材。」沈以所懸手巾問之，李曰：「絹素清白，自是玉堂高品，惜邊幅小耳。」方笑語間，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，取煙管問之，李曰：「管有三截，鑲合而成，居官亦三起三倒，然否？」某曰：「然。」李曰：「君此後亦須改過，不可再如煙管。」某問何故，李曰：「煙管為最勢利之物，用則全身火熱，不用則頃刻冰冷。」某大笑，慚沮而去。

逾三年，彭督學任滿回京，李亦入都引見，彭故意再取煙管問之，李曰：「君又放學差矣。」彭問何故，李曰：「吸煙不飽。學差試差，非可大富。且煙管終日替人呼吸，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，再得文衡，意中事耳。」已而果然。

大兵平定回部時，李亦從軍。有兵士遺火，焚轅前草地，主帥使占吉凶，即對曰：「無他，公不日當有密奏耳。火得枯草，行最速，急遞之象也。煙氣上升，上達之象也。余所以知為密奏者，因密奏當焚草也。」主帥曰：「我無密奏事。」李曰：「遺火無

心，非預定也。」既而果然。

智天豹妄編大清天定運數

智天豹以精曆數自詡，妄謂乾隆但有五〇七年，稱為世祖示夢，遂編造年號，稱大清天定運數，使門徒張九霄叩闕跪獻。高宗發交軍機大臣及刑部審訊，以為詛咒，照大逆律凌遲。高宗謂：「乾隆果五〇七年，其時朕壽八〇有二，即歸政亦不為早，是此條不得謂之詛咒。惟妄編年號三〇餘條，且犯皇祖廟諱，並稱世祖顯聖，則喪心病狂，不可不按律懲治，張九霄著改為斬監候，秋後處決。」

錢南園復秩之占

錢南園通政澧，以通政使督學湖南，風裁峻厲，士子雙服，而官僚亦畏之。留任六年，將及瓜期，以內諱歸，旋丁外艱。先有會同匿表案辦結，移交湘撫浦蘇亭中丞。浦乃飾辭入告，絕不為南園留地。上責之，降補主事。乾隆甲寅，赴部補官，已有缺矣，適有鄉人精六王者，占之云：「此缺決不能補，當仍復清要之秩。」笑置之。不數日引見，上問：「汝是參國泰的錢某，何久居里舍耶？」南園謹奏兩次居憂之故。上命查有員外缺出，可即補。踰日，特旨補授湖廣道監察御史，旋命入軍機處行走。

王述庵篤信陰陽家言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無子，蓋以篤信陰陽家言，每好合，必選擇吉日，而預算是夜某星過某度，苟時日稍不利，即否之故也。述庵族姓不蕃，近支又無可繼者，至晚年，乃以疏族農人之子為子。

戴尚文神算

戴尚文，溆浦人，幼穎異，五為諸生，從鴻臚卿羅典游嶽麓，稱高才生，經史而外，凡天官星卜諸書，無不究覽。嘗曰：「吾之經師為羅先生，未知誰可為吾之術數師者？」既聞江南某僧精六壬，奇門遂往執贄，僧盡以所習祕訣授之。半載，得其傳，歸應鄉試。長沙同舍生金為人竊，索償居停主人，搶攘間，尚文為占之曰：「君金若干，盜者青衣，手骨肉前行，後一白衣者隨之，肩荷重物。君以某時候之於驛步門外，可獲也。」如其言往，果驗。又嘗侍母夜坐，心動，知偷兒入宅。取井底泥塗灶門，書符封之，偷兒不得出，遂就擒。

嘉慶初，湖南三廳苗變，福康安督師勦之，招致奇才異能之士，羅薦溆浦兩生，一嚴如煜，一尚文也，瀕行，羅謂尚文曰：「嚴生負經濟才，固應祿仕。汝疏散為幕客，則進退自如，慎勿以官職自羈也。」尚文唯唯。往見福，長揖不拜。福欲試其術，握帶絲於手，問之曰：「聞先生神算久矣，亦知吾握中何物耶？」尚文即請示一字，析其數，以五行推之，曰：「絲縷耳。」福大驚，待以軍師之禮，凡事必咨之。時苗甚猖獗，夜恆撲營，尚文預知之，遂有備無患。嘗於五月進攻旗鼓寨，占有大冰雹，賊伏林莽甚夥，師出不利。福偶惑人言，弗聽。及午，師將抵寨，忽陰雲四合，大風雷雨，冰雹交下，如拳如卵如磚，擊傷士卒無算，伏苗乃四起乘之，兵力莫支，方悔不從尚文言。而戴神仙之名，所至大譟矣。又大軍在乾州，偶營龍頭，為兵家所忌。苗圍之，斷水，軍不得食，危甚。尚文請設壇鑿池，已被髮仗劍作法，以劍劙地，清泉湧出，軍心遂安。己未，駐師天心寨，尚文夜觀天象，知將星有異，乃作書置幕府，辭歸。不數日，福薨，眾乃悟其歸意，固預知有此也。

尚文既歸，未幾病卒，且自知某日當死也。沒後，其母傷之，陳僧所傳書於庭曰：「子一生精血，盡耗於此，不可留以累後人也。」焚之。自是遂絕傳。

布袋和尚談休咎

布袋和尚者，嘉慶時至吳江縣城賣卜，居城東關帝廟，口操楚音，年可七〇餘。項懸黃布袋，不暫釋，因以名之。袋廣長尺餘，每日所用之物，若杯，若壺，若冠履，若紙墨筆硯，咸取之於此，未嘗闕。

和尚日賣卜，以〇事為限，談休咎輒中。既畢，則徧游村市，見字紙必拾之，投袋中，恆勸人惜字。自言每日所拾，暮則權之，必滿一斤之數，如是者三〇餘年矣。廟中人有伺其睡熟，而探其袋者，止得龜殼一，長寸餘，於是皆疑為仙，環而叩其術。和尚厭之，乃不恆至。一夕忽來，即闔戶而寢。次日日中不起，呼之不應。破扉入，則圓寂矣。失其袋，大索不得。方共驚異，而西郭外之人麤至，咸曰：「和尚成神矣。」蓋其地故有土地廟，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，曰：「吾去矣，明日有懸布袋於項者，是代吾者也。」及旦，父老至廟中察之，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，詫曰：「此布袋和尚之物，胡為而在此？」入城，而和尚果死，故知其真成神也，眾即葬之土地廟後。

張恆所見賣卦者

張恆少時嘗見一賣卦者，持卦盤入人家，耳際常黏黃紙小條一，硃書符籙如仙篆，然亦不知其何字何用。以石子一枚置人家灶神堂上，然後踏禹步誦咒語畢，能言其家男女生日，並其財物多寡，且言已往事歷歷不爽。問休咎，多奇中。門外行人，一睹其足步，能知其往何處。事畢，命其家取黃線一條，穿八〇一大青錢與之，然後出。或言是為白蓮教異派，此猶其術之小焉者也。

吳禮后占牙牌數

嘉慶癸酉九月，山東賊起，曹縣、定陶皆被蹂躪，而金鄉獨完。方七月，金鄉縣令黃以事留省，暴卒，魯撫命候補知縣陽湖吳禮后偕往攝其篆。吳至，訪邑紳張觀察體分，體分言：「地方不靖，必有奇變，士民避亂者紛紛矣。豺狼徧地，去將焉往？余老矣，當早覓死所，不願以頸血濺賊刃。」因泣下。吳曰：「公無憂，當謀所以禦賊者。」遂辭歸。撫轅弁左壽寧入見，具言撫軍捕賊之令初下，縣官過於張皇，賊皆走，未易獲。吳乃詭作縱賊者，諭告大眾，謂刁詐之徒，挾私誣告，妄指某某為教黨，苟無確據，罪必反坐。賊皆喜，相率逃歸。吳遂飭刑房張自修、皂頭李為密緝南路各賊。初，吳自臨清來，途次，占牙牌數，有云：「龍華會上人，全仗修為力。平時不用功，佛腳抱何益。」及見張自修、李為名，始大悟。察其人誠樸，任用之。賊渠之擒，二人之力也。